

與解說大師聊聊天：環境傳播之啟示與實踐

陳維立^{1*}、羅惠方²、王逸欣²、蘇怡婷²、蘇建霖²

1. 明道大學景觀系/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助理教授

2.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

摘要

環境傳播，期引起觀／聽眾拓展其興趣與知識境界的渴望，並且從陳述的生界事實中，感受更為貼近真理的領悟。新興的解說研究，其理論來源主要有三：傳播、心理與教育。此文將藉由討論、詮釋、與譯註，呈現襲產解說領域的重要作品“An Interpretive Dialogue”的撰寫背景、學理依據與貢獻，及可提供後續討論及應用的想法與方法。解說對話的三個創新觀點：(1)解說需視參與者為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權的君王，(2)解說方案發展工具論，(3)主旨的靈魂角色，促進環境解說與其他學門的對話。並藉討論解說的標準與品質，協助襲產傳播溝通者，思索專業「質」的提升。最後此論述強調此篇對話的時代突破，在於具體提供「解說轉化」的方法論，提出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之連結及主旨，為解說之必然元素，及其方法論超越評估者主觀的限制，可進行解說作品及解說成效的縱向及橫向的大尺度分析。

關鍵詞：環境傳播、資源意義、解說、國家公園、保育

投稿日期：2007 年 10 月 29 日；接受日期：2008 年 03 月 15 日

*通訊作者

此篇論述，以呈現與討論資源解說的重要作品“An Interpretive Dialogue”為主要目的。全篇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導讀，第二部份為對話內容之中文呈現，第三部份為結語。其中導讀與對話部分相輔相成，可依順序閱讀瞭解，亦可單獨成立，讀者亦可選擇直接閱讀對話內容，爾後再回到導讀篇瞭解對話的撰寫背景、學理依據與貢獻，及可提供後續討論及應用的想法與方法。

這篇對話“An Interpretive Dialogue”雖為獨特的蘇格拉底式對話型態，但結構嚴謹。此篇對話的學理貢獻深遠，Larsen 藉由八則解說大哉問，鼓勵解說員積極關切與思索為何解說？為誰解說？解說素材的取得與判斷、及解說與保育的終極課題。最後，此篇對話深具時代突破的價值與意義，包含 (1)具體提供解說轉化的方法論，(2)提出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之連結(Tangible-Intangible link) 及主旨(theme) 為解說之必然元素，及(3)其方法論超越評估者主觀的限制，可進行縱向及橫向的大尺度分析。同時，作者藉由虛擬的對話內容，強調未來解說員的基本能力發展中，應積極運用方法論、具備分析能力與結構重組能力，朝此方向努力，達成「質」的提升，以達成解說發展的目的，保育資源。

一、導讀

此篇作者 David Larsen 的正式職稱為：Training Manager for Interpretation, Education, Partnerships, Recreation and Conservation, Mather Training Center, National Park Service.現任美國國家公園位於 Harpers Ferry 訓練中心解說部主任。藉著模組發展、個別諮商、工作坊訓練、遠距教學、影片等多元方式，Larsen 統籌所有國家公園解說訓練、能量提升等計畫。Larsen 為解說發展計畫(Interpretive Development Program) 的核心人物之一，編有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 一書。閒暇時鍾情於歷史、古董家具修復、和所飼養的邊界牧羊犬“Nan”及夫人 Susan 健行旅行。

(一)致力見證解說專業發展

從 Larsen 個人的生涯發展，可一窺美國國家公園解說專業化的變化與努力。Larsen 於青少年時，隨父母自芝加哥遷居至首府華盛頓特區近郊。因環境巨變與遠離原同儕好友，內心充滿憤怒與怨懟。在一次心不甘情不願地隨家庭出遊中，拜訪鄰近的 Harpers Ferry 國家歷史公園，親眼為解說員所示範的小鎮鐵匠打造鐵器時的純熟技巧、與其專注又神秘的神情深深吸引，因而下定決心主修歷史，又祈願有朝一日能回到這深受啟發的國家公園工作。大學畢業後，開始如願地於 Harpers Ferry 擔任有給的暑期解說員，並獲得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 正職工作。

經過數個夏天，Larsen 與同事們共同成長、經驗愈加豐富，對歷史資源保育欲發感到責任與使命感，遂辭去國家檔案館專員一職，正式成為國家公園解說員。在此擔任 Harpers Ferry 國家歷史公園第一線的解說員的 13 年之間，為了讓所解說的內容準確符合歷史真相，為了讓遊客更瞭解、關心小鎮的顯著與價值，Larsen 亦進行歷史調查與考證，除調閱國家檔案館之歷史資料外，亦輔以實地調查與學者訪談。好比最初幾年，常徹夜與其他解說員，查閱檢視南北戰爭時期人口調查、士兵日記等歷史檔案，並反覆討論小鎮如何因其交通咽喉之地位，在美國交通史、建築史、軍事發展史、黑人平等運動中，扮演關鍵的地位。

嚴謹的歷史考證與證據，加上引人入勝的表達方式，於歷史發生的第一現場的解說，深深地震撼遊客。觀眾的佳評如潮，Larsen 因而愈加專注於歷史資料的發掘與考證，並延長原 15 分鐘左右之解說活動至 30 分鐘、60 分鐘、120 分鐘。然而，如此翔實豐富、鉅細靡遺的歷史解說，無法吸引遊客。觀察聽眾游離的眼神與愈來愈少的參與人數，Larsen 思索著：怎樣的解說才算成功？是掌聲的大小嗎？是來信感謝的多寡嗎？是聽眾能覆誦解說內容嗎？遊客如何能更加關懷、支持歷史資源的保護？遊客到歷史型景點，期望獲得什麼經驗與收穫？資源若不藉著傳播溝通，將減損其價值嗎？又，若不藉由資源價值與意義的溝通、解說，人們將因不瞭解其重要，而這些人民的共同襲產，是否將因不同的發展需求，鯨吞蠶食了這些應「現地保存」的歷史資源？如此，是否為社會文明的損失？而身為公務員、解說員、國家

襲產資源的發言人的我，能貢獻什麼呢？

後來，Larsen 轉而積極地閱讀所能收集到的所有解說叢書與資料。其中，啟發最大的、影響最深的，即為哲學暨劇作家 Freeman Tilden 的《解說我們的襲產》(中文已由許世璋、高思明譯 (2006)。解說我們的襲產。台北：五南書局。(原書 Tilden, F. [1957]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除此之外，逐漸資深的 Larsen 亦開始負責新進人員的訓練，並因精闢的詮釋，開始受邀至鄰近的，專責所有國家公園解說員教育訓練的 Mather Training Center, 並與其他講師共同授課。因著訓練對象的多元化，與需溝通解說資源之多樣化，從大峽谷的地質與水文，到黃石公園的地熱與野生動物；從恐龍化石到濕地生態；從舊金山的移民歷史，到女性公民投票權的運動歷程。Larsen 受聘成為全職的訓練專員後，與訓練團隊開始思索這些資源的共通性，與系統性能量發展解說專業的方式。經過 300 名解說員，經過密集式 2 週的工作坊討論，暨 2 年左右的發展與測試，於 1997 年底，由當時的訓練中心解說部主任 Dave Dahlen 之統籌下，建置了模組式的解說發展計畫(Interpretive Development Program)。此計畫推動實施至 2005 年時，以每人每年兩件申請作品，每年約五百個作品成長，全美已有約二百個國家公園，4,000 餘解說作品申請檢定，平均通過率約 56%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04; Lacombe, 2005)，已整體提升國家公園系統之解說員的能量，亦提高解說品質。

從個人對專業知識的渴求，到結合工作團隊力量提升成果的「質」；從改變個人的溝通傳播方式，到與行政體系暨伙伴團體，整體提升整個專業的「質」與「量」。Larsen 後來除了縱向的持續發展解說訓練的工具與方案，也橫向地代表國家公園，和魚類與野生動物署、解說學會、加拿大國家公園等，進行襲產資源傳播與解說的能量提升。Larsen 的生涯發展歷程，可鼓勵臺灣亦從事傳播與解說的人員，如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天文館、科學教育、地方文化、文化園區／館、自然教育中心、森林遊樂區、風景區、國家公園、保護區、環境團體等，積極地於縱向與橫向上提升能量與改造。

(二)學理貢獻

此篇“An Interpretive Dialogue”首次發表於 1996 年，美國國家公園解說員訓練課程手冊，1996-2003 年間，均全文公布於官方訓練網站¹。爾後，與其他文獻暨新編內容，重新集結於 Larsen (2003)編著之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本文內容，乃根據其首度發表之文章。此篇「對話」的場景為 Harpers Ferry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為於西維吉尼亞州，為一歷史型國家公園²。這個 Harpers Ferry 小鎮，位於香南度河匯流至波多馬各河，再向東流去之地。因其顯著的地理位置，離美國首府 Washington, D.C. 僅 65 英哩，於南北戰爭時，為攻打首都的兵家必爭之地，4 年間小鎮主權異手 6 次。

這篇對話“An Interpretive Dialogue”雖為獨特的蘇格拉底式對話型態，但結構嚴謹。全篇英文近 5,600 字內，提出三項創新見解、討論八則解說大哉問、完成解說轉化之方法論。此外，藉由虛擬的對話內容，強調解說員的基本能力中，應積極運用方法論、具備分析能力與結構重組能力，以達成解說發展的目的，保育資源。以下藉由討論此篇對話的結構、及所提出創新的見解，還有原作者建議解說員應深思的資源保育相關課題、及發展的解說素材轉化的方法等四個方向，分點論述。

1. 結構嚴謹

原作者 Larsen 以解說之父 Freeman Tilden 為原型，塑造文中智慧雋永的解說哲學大師 Nedlit 一角。(Nedlit 姓氏倒過來的拼法，即為：T-I-L-D-E-N)。文中，解說大師體諒多數美國國家公園解說員除繁忙的行政工作之外，亦同時包含提供面對面解說之工作。大師的出現，成為遇到工作瓶頸、灰心沮喪的資源解說員的啓迪亮光。全篇對話雖以 10 小節呈現，分析其結構後，可分為六大部分(表 1)。

Tilden 的背景為小說家與劇作家，1957 年出版的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解說我們的襲產》，提出環境解說的指導原則與哲學基礎。雖為美國解說界的重要經典，其散文式自由奔放的文筆，加上所舉案例亦以 19 世紀末至二十世紀西方的文、

¹ <http://www.nps.gov/idp/interp/101/whatisit.htm>

² <http://www.nps.gov/hafe/>

史、哲典故，以及累積國家公園評析解說員的實際個案等，整體閱讀清新流暢，但全書無理論之討論、亦未能歸納演繹出可直接應用的解說訓練要點，甚為可惜。Tilden 一書的優點為「以文學性與哲學性兼具的筆法來提醒，並非侷限在自然知識的解說，而是站在人性共同的出發點，展現對自然與人文深層的關懷」（許世璋，2006，p. v）。此書之「缺點」在於管理機關於解說訓練時，無法直接轉換成步驟清晰的訓練講義或課程方案；而且解說員於自我成長的方案發展時(developing an interpretive program)，無法循著明確的階段或方法，逐步發展設計出解說內容。同時，《解說我們的襲產》全書缺乏心理、教育或傳播溝通理論的引用與討論，亦成為後來解說基礎與應用研究者的遺憾。Hammit (1981)曾嘗試整合轉化 Tilden 的哲理，融入 Downs and Stea (1973)與 Kaplan (1973, 1976)所提出的認知心理學與認知圖理論(cognitive map theory)，逐步分析六項解說原則。這個初步嘗試，雖因其他研究未能延續測試、發展，而成為獨響。但 Hammit (1981)於討論解說的第五原則時，引用 Miller (1956)的 7±2 建議，認為解說內容應控制於五至九個組成訊息。這項觀點，爾後為 Ham (1992)書中，延伸說明解說方案組織(organized) 的重要性，後來成為解說訓練時常運用的 EROT model (Enjoyable, Relevant, Organized, & Thematic Model) (Ham & Weiler, 1999)。

當 EROT model 成為一代「解說理論」，凸顯解說專業與研究者對解構式理論的渴求。此篇“An Interpretive Dialogue”雖還是未以理論方式呈現，但這六大部分的內容整合美國國家公園 1990 年以降，解說訓練的經驗與共識，加上 Larsen 的創見，深入地延伸討論了 Tilden 的解說原則。第一部分涵蓋對話 1-4 小節，討論解說哲學與核心價值。此部分闡述 Tilden 強調的解說內容應與遊客興趣結合(原則 1)、解說資源時應了解，訊息不等於解說(原則 2)、及解說以激發為主要目的(原則 4)；第二部分包括對話 5-6 小節，闡述解說方案發展的方法與分析；第三部分的對話 7 小節，以 Larsen 經驗豐富的歷史資源解說場景，提供實際案例、延伸說明解說方案發展的方法。Tilden 比喻解說好似藝術設計，雖然主張發展解說方案的方法可被傳授，但除了點出解說可運用說故事、譬喻與直喻，並應鋪陳情節之外，實在未「傳授」明確的方法。使得解說員於發展方案時，面對龐大多元的解說資料(包含資源調查報告書、動植物名錄、史籍、旅遊文學作品、口傳歷史、第一手經驗等)，除

了參考資深解說員的經驗或某位學者的學理見解之外，無法以更具系統性的方法論來學習與延續地專業成長。周儒、蔡慧敏、王喜青 (2006)研究指出：缺乏系統性的訓練內容與課程，為臺灣解說員專業發展的極大困境。這長久的困境，Larsen 花費 5-7 三個對話小節，傳授了先分析、後判斷與重組、加上創意與整合的方法論，具體提出解說員可學習、模擬的步驟。也因具體方法論的提出，提供解說評估與後續成長的空間；第四部分的對話 8 小節，討論解說核心價值、描述解說員基礎能力指標；第五部分的對話 9 小節，說明解說主旨的重要與核心角色。誠如前段所述，Hammit (1981)、Ham (1992)、及 Ham and Weiler (1999)均同意解說內容絕不可零散、破碎。Ham 亦首創“Interpretation has a theme.”解說主旨的觀點(Ham, 1992, p.20)。Larsen 亦延續此角度，但迥異於 Ham 的思維，Larsen 認為遊客不需於解說結束後，以回憶或背誦解說員所預期設計的主旨，為成功解說的唯一指標，此觀點將於文後詳細論述；第六部分的對話 10 小節，描繪解說的新希望、解決解說迷思與課題、提供新方向與定位。Tilden 主張，若是沒有了對資源與遊客的愛，及對解說專業的熱情，再好的解說亦僅為無生命的匠藝表演，而不是一種心靈交會的互動與服務(service)。Larsen 提醒解說員這獨特的影響力，激勵解說員重拾對資源與社會的使命感。並期許解說員因為具備了來自 Tilden 的人文傳統，並加上此篇對話所提出之方法，能重新得力、再度出發。“An Interpretive Dialogue”首次於 1996 年提出，距 Tilden 1957 年的《解說我們的襲產》一書的出版時間相隔 40 年，亦為 Larsen 回應解說大師的具體成果。

表 1 An Interpretive Dialogue 結構分析

對話小節	對話目的	延伸討論 Tilden (1957)
1-4	討論解說哲學與核心價值	解說原則 1, 2, 4
5-6	闡述解說方案發展的方法與分析	解說原則 3
7	提供實際案例、延伸說明解說方案發展的方法、分析	解說原則 3
8	討論解說核心價值、描述解說員基礎能力指標	解說原則 5
9	說明主旨的重要與核心角色	解說原則 3, 5
10	描繪希望、激勵解說員、解決解說迷思與課題、提供新方向與定位	第 12 章：珍貴無價的元素—愛與熱情 (love and passion)

2. 創新見解

此篇“An Interpretive Dialogue”對資源解說與環境教育學理的貢獻，在於提出三個觀點：(1)解說需視參與者為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權的君王，(2)解說方案發展需有目的、有方法工具、有技巧策略，(3)解說主旨連接具體的資源與抽象的意涵，又表達某種想法。主旨用來連貫地發展解說方案的中心思想，同時容許遊客可解讀出對自己深具意義的詮釋。

其中，第一個觀點為創新的見解，幾乎未曾於任何解說理論中出現。”Visitor is sovereign.”給予參與者無上的自由與權力(freedom and power)，提出資源溝通的另外一個關於聽眾思考以及信仰主權的層面。英文中“sovereignty”原指藉由神授或人授，賦予君王「自主自決」至高無上的權威，對內為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來源，對外保持獨立自主的一種力量和意志。在君權神授之制度下，主權則被定義為一種永恆的起源，為一種由上帝或自然界所賜予的權力。在民主制度裡，主權屬於國家的全體人民，被稱為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此篇文中，原作者提出解說應正視此「參與者有決定資源價值之主權」的存在，並以此為基礎，發展設計解說方案。

你想要民眾足夠關心這個地方，他們就會協助關懷這個地方，關心會較早產生—態度比行為更早建立。如果民眾已經採取行動保護此地，他們難道不會關心嗎？協助民眾關心資源就是解說的真正目的。這套辦法要行得通，唯有解說員視遊客為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權的君王，民眾會做選擇！不論解說員有多關心，遊客最後會決定國家公園的意義以及什麼值得保護。解說員必須設身處地為遊客著想，並且提供他們機會，在知性與感性層面與資源的意義連結。妳的目標是促進遊客興趣與地方意義的連結，以促成遊客關懷資源(Larsen, 1996, p.4)。

此想法與傳播理論中描述訊息接受與處理之過程，大相逕庭(表 2)。例如，相較 Fishbein and Ajzen (1980)所發表之合理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或譯為理性行動理論)，及延續發展的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jzen, 1991)。這二個理論描述個人的行為意向，深深受到個人經驗中的「態度」及外力「主觀性規範」影響。對行為正向的態度影響個人的行為意向，而個人行為最直接影響的因素就是行為意向。同時，主觀性規範涉如社會輿論、習俗、壓力與他人意見，也將影響行為意向。此外，Petty and Cacioppo (1986)發展說服理論 (elaboration likelihood theory of persuasion)，主張當訊息極具說服力時，個人即可能產生高度的處理動機，回憶個人經驗，思索個人需求，而後經符合個人認知範疇的範圍內，接受說服，此即中央主軸式的傳播說服模式。另外一種常見理論由Festinger (1957)提出認知不協調觀點(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TCD)，主張當個人遇與自己衝突或不協調的看法或動機時，將產生不愉快感，且將(1)改變行為或(2)改變態度，以克服此認知衝突狀況。此三種理論，均描述個人之態度、行為與信念，多受各種因素影響，而無能或有限制地保持獨立自主的力量和意志。Larsen 主張解說員得憑己力公平地掙得傳達保育的條件，所謂「憑己力掙得」，意思是放下身段、因材施教「教」，尊重每位遊客在保育天平上不同的立場，然後協助遊客能與資源意義連結。

表 2 Larsen (1996) 所提出遊客之自主權 (sovereignty) 與其他傳播理論之差異

理論/代表作者	解說的目的 (Goal)	預期成效 (Target)	應用此理論之 解說研究
Visitor is sovereign/ Larsen (1996)	協助遊客關心資源，爾後促成遊客關懷資源 (care about then care for resources)	遊客想法及關懷之心 (thoughts and care)	Goldman, Chen, and Larsen (2001); Coble, Stephens Williams, Hart, Lutz-Ryan, and DeJong (2005) Chandler, Mates, and Coble (2006)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Fishbein and Ajzen (1980);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Ajzen, 1991)	設計介入模式，以取代、改變或維持目標行為 (Design intervention to replace, alter, or maintain target behavior)	各種型態的介入與行為 (intervention and behavior)	Cable, Knudson, and Theobald (1986); Ham and Krumpe (1996)
Elaboration likelihood theory of persuasion/ Petty and Cacioppo (1986)	訊息需極有說服力，使個人產生高度處理動機，接受說服 (influential message)	訊息與說服 (message and persuasion)	Cialdini (1996)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TCD)/ Festinger (1957)	使行為或態度改變 (如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	與認知一致的行為或態度	Morgan (1996)

此篇提出之第二個創新見解：解說方案發展需有目的、有分析方法工具(method)、有技巧策略。解說訓練時常規劃解說原則、解說技巧及表達方法的課程，但鮮少提及解說方案發展的方法論。Larsen 主張激發人心的解說，需要頻繁的練習。經驗豐富的大師，或許可以信手拈來，針對聽者的需求或問題，給予臨場最合適的解說內容。例如陳玉峰 (2007)強調解說經驗與資源知識之長久累積，認為解說設計毋須草稿、方案，而單單照本宣科的解說是「死的解說」。實因解說「乃知識、情感、藝術、經驗、性格與機緣，乃至整體環境左右下的活體即興、當下的表演與創作」(陳玉峰，2007，p.17)。然而，多數解說員及解說新鮮人，若如法炮製，絕對落得信口開河、雜亂無章、甚或耍嘴皮子的地步。Larsen 提供有心發展解說方案者循序漸進的方法，此方法源於深入分析欲解說資源的意涵，熟悉連接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的過程，並運用解說技巧——如藉由故事、呈現證據、說明例證——或是其他的解說表達方法傳達出來。

自然資源的場域為自然之美、時序與力量展現之環境。同樣的，文化和歷史遺址乃為事件發生之確切位置，是人們尋求活力來源，以及這些人與事件如何影響自己身之所在。這兩類環境，皆為意義之具體呈現——所以這環境中所有的古光片羽，好比其中的樹、石、水；還有歷史悠久的圍籬、紀念物、甚或家具等，皆以其實體連結了抽象意義。所有形式的解說，均為連結有具體的資源予其抽象意涵的過程。這些成功的定點解說、帶隊解說、解說牌、展示品、多媒體影片等，也都運用了這具體——抽象之連接！當解說最成功的時候，這些連接可超越言語的限制，直搗遊客之心，甚至體驗那渾然超越的境界 (Larsen, 1996, p.7)。

系統化的方法論，除了可嘉惠解說員完成個人的解說方案，更有機會促進整個專業的組織提升。美國國家公園署於 1980 年代發展出技巧課程(skills lessons)，成為解說發展計畫(Interpretive Development Program) 的基礎，而 IDP 即以階段性的模組(module)，鼓勵解說員的系統性專業成長(Dahlen, 2003)。周儒等 (2006)於調查臺灣國家公園解說員專業成長的需求後，提出應完成階段式、模組化、具有能力指標建構的課程建議。

第三個見解：解說主旨用來連貫地發展解說方案的中心思想、連接具體的資源與抽象的意涵，又表達某種想法。而運用主旨的目的，即爲了整合方案的整體性與連貫性，並非爲了單純地使訊息說服力十足、或使遊客接受說服(Elaboration likelihood theory of persuasion 說服理論的核心主張)；亦非爲了藉由訊息的「介入」，以取代、改變、或維持遊客的某種行爲(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合理行動理論之核心主張)；更不是純粹記憶性地覆誦解說內容或解說員預設的「標準答案」。Larsen (1996)認爲：「我運用這主旨，來決定我所將設計活動方案中的『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之間的連接，及所能支援這些連結間相關的資源訊息，並組織整個解說方案。雖說如此，但不意味著，觀眾就會或就得與解說員所設計的解說主旨連結」(Larsen, 1996, p.13)。Larsen 認爲因遊客需求、背景、及價值觀大不相同，容許遊客可解讀出對自己深具意義的詮釋。換言之，此創見延續遊客具有決定資源價值之主權(sovereignty)，認爲檢核評估解說成效，不在於遊客背誦出相同或相似的主旨，其終極關懷在於瞭解參與者對公園資源的關懷之心、珍惜之情如何增加。

解說員也許無法對每一個人證明這個地方的重要性，解說員可能只能創造許許多多的機會，好讓人們領悟此地對每個人的價值。……解說員的職責是引導協助遊客發覺資源對自己的意涵。當你成功地達成任務，有時遊客延伸的結論，甚至可能與解說員大相逕庭。沒關係！如果最終結果是遊客更關懷公園資源，解說員的責任就已經達成了 (Larsen, 1996, p.17)！

解說主旨雖由 Ham (1992)提出，非 Larsen 之創見，但爾後 Larsen 於 2003 年延伸 1996 年時所提出的自由觀點，並提出：解說最強大的工具(most powerful tool) 之一就是解說主旨。Larsen (2003)認爲解說主旨應具以下六個特質：(1)主旨爲整合解說方案的有力工具。藉由環環相扣的結構，使解說內容可抓住與遊客經驗相關的連結機會。(2)主旨需是一句表達資源意涵的完整句子。(3)主旨連結欲解說的具體資源至資源的抽象意涵。(4)主旨組織解說的內容。(5)精彩絕倫的主旨連結具體資源至普世概念(universal concept)。普世概念如美、和平、生命的價值、權力的滋味、戰爭的殘忍、家庭的期望等，均爲顯著且眾人皆可瞭解的抽象概念，但並非每個人

對於此抽象概念的解釋都全然相同。(6)主旨傳達資源的顯著性與意涵，但非讓聽眾「帶著走」的訊息(not take-home message)。此觀點再次強調成功的解說，並非讓聽眾們像鸚鵡般重複解說的內容，而是解說的激發與啟示，讓聽眾們找自身與資源的連結性，喚起參與者對解說資源的珍惜情意。

除了小尺度的方案發展(program development)，解說主旨亦可運用於大尺度的解說規劃(comprehensive interpretive planning)。解說規劃者 Kohen and Sikoryak (2005a, 2005b)提出，公園資源的主旨是公園規劃與管理的基礎資料(foundational information f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他們亦認為公園資源主旨(overarching stories—primary interpretive themes)，可確立公園資源在時間、重要順序及發展上需領先溝通的資源顯著性，以協助經營管理者，因身負國家人民所委託的託管要責，來訂定短中長期目標、編列經費預算及人力資源、轉化科學及歷史研究資料，成一般普羅大眾可吸收了解的人員及媒體解說方案。而這大尺度的解說規劃，亦是資源溝通與保育教育的要務。

3.解說大哉問

原作者 Larsen 因擔任解說訓練專員，於職務需求與來自各地的解說員，常就解說的目的與價值、解說員的角色與任務、及不同的解說技巧交流討論。對解說員面臨的困境，與解說大環境的課題，亦十分熟稔。Larsen 藉著虛擬的解說大師之口，提出宏觀的問題。關切的課題包含：遊客遊憩動機、資源溝通之目的、環境溝通、資源解說、環境教育的角色、資源價值、保育、現地保存、移地保育、場所精神、地方感、環境責任、科學研究、歷史研究的演進與歷程、及解說員的角色與任務、解說員的價值觀與信念、解說員的使命感等。Larsen 所提出之解說員應思索的八個課題，每個均可單獨成為研究題目，亦可單獨成為立論完整的文章，在此因篇幅關係，僅深入討論課題四、課題二、與課題八。

表 3 Larsen 所提出之解說員應思索的課題

	解說大師 Nedlit 提出問題	實際問題 (中文)	關切課題
Q 1	Why should they (the visitors) learn about this place?	為什麼遊客應該學習這場域的相關資源呢？ 為什麼遊客得了解公園？	遊客遊憩動機 資源溝通之目的
Q 2	They (the visitors) don't all have to learn do they?	但每位遊客都必需習得場域的知識嗎？沒有人能例外嗎？	環境溝通、資源解說、 環境教育的角色
Q 3	Are meanings actually part of places or can they be separated from places?	這些意義是這些地方的一部分，或者是意義可以與這些地方分開？	資源價值與意義、場所精神
Q 4	Do we really lose anything if we lose the place?	此地一旦消失，我們是否真的失去什麼？	資源價值、保育、現地保存、移地保育、場所精神、地方感、環境責任
Q 5	Why visit or care about places at all?	為什麼還需要來親自拜訪或關懷實際的場域？	資源價值、保育、環境責任
Q 6	Are accuracy and the truth the same thing?	準確的事實和真理、真相是同一件事嗎？	科學研究、歷史研究的演進與歷程、謊言與真相、信仰與信念、真理
Q 7	What is the job of interpretation	解說的工作是什麼？	解說功能論、解說的目標
Q 8	Were you (the interpreter) hired to be accurate or provide the truth as you perceive it?	當解說員被這單位雇用時，解說員是被雇用來提供準確的事實，還是提供妳自己所深信的真相呢？	解說員的角色與任務、 解說員的價值觀與信念、 解說員的使命感

(1)資源一旦消失，我們是否真的失去什麼？

Larsen (1996)挑戰解說員應努力思索資源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課題四中他問道：「當資源消失時，我們是否真的失去什麼？」Larsen (2002)曾論述，依照資源意義的形成原因，可分成兩類：(1)ascribed：人們或文化所賦予之意涵，(2)inherent

資源本質之意義。好比世界遺產地(world heritage site) 之評選及登錄標準，為考量自然及文化資源之相對傑出性及稀少性，或評估其足以代表人類文化傳衍中的智慧結晶(master piece)；此時，資源因其顯著之價值，或人們賦予之意義為要，為 ascribed meanings。反觀，一隻青蛙、一畦浮萍或一片雨林實因其被創造或其存在，而自有其價值，這些資源不因人們、文化如何評定，其意義而有所增加或減損，為 inherent meanings。

此處我們討論的「資源」，乃廣義的統稱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具體如生物物種、文化遺址、棲息地、地質構造等。資源可能不為任何人所擁有，但可能為某機構所管理，甚至為全人類共同的資產。資源的現況，可能為以上三種情況的任何一種組合。茲分別以「惠來遺址」、古道、及北極與北極熊為例，分別闡述。位於台中市的惠來遺址十分具體，考古人類學者估計為臺灣西部平原不同文化層的遺址(分別為四千年前的牛罵頭文化層、二至三千年前的營埔文化層，以及一千多年前的番子園文化層)(陳秉亨，2006)。古道如關山越嶺路，除部分由玉山國家公園及台東縣海端鄉公所維護管理之外，部分「消失」於荒煙蔓草中，部分已於南部橫貫公路築路時，選為路徑，規劃使用。而遠在地球端點的北極圈，為極圈生物如北極熊、海豹等生物之棲息地，亦為影響北大西洋暖流、甚或聖嬰現象的關鍵，同時其冰層消長亦受全球溫度變遷所深深影響。誰真正擁有這三個資源呢？而不同之機關、國家，卻具有某種程度的管理或使用權。當這些資源受威脅或消逝時，又是誰的損失？

當國家人民不瞭解資源意義時，為何嚴重？為何是一種危機？後果又如何？陳秉亨 (2006)藉由強調台中市級古蹟「惠來遺址」的記憶與情感，應與全台中市民息息相關，使市民因共同分享的「擁有感與責任感」，得以從其擷取力量與勇氣。他闡述：

恕我筆拙無法描繪出壓縮在淺淺兩三公尺地層之中的精采故事，如果惠來遺址得以稍加挖掘、賦予妙筆，絕對可以產生非常精采的故事，如葫蘆墩圳的推手張達京，或是鄭成功智囊陳永華等艱辛的開拓過程，絕不亞於以中國商人為背景的胡雪巖、喬家大院等影集；先住民興衰的過程也絕對可媲美一些以美洲原住民為背景如與狼共舞、風中傳奇等壯麗故事。站在遺址現場，親炙台中市超

過四千年歷史的人，應該都為之感動。也因此，就是為什麼我們堅決要「現址保存」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能站在同一個空間去感受數千年時間的流變，絕對很難體認到我們血液中流著如此深沉的記憶與情感。如果只能在博物館隔著玻璃與解說文字，那它就很難成為我們的一部份，就像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加文明，縱使精采絕倫也不是我們的一部份。我想，台灣人在數次殖民政權的教育下，缺乏對這塊土地的了解與認同，應是目前所有社會亂象的主因。(陳秉亨，2006，p.71)。

關於「資源意義與意涵」的觀念，楊南郡 (2003)以古道為例，描述古道除了於具體空間定位、距離尺度、及工法的實質層面之外，更與所形成之文化圈與生活圈所衍生的層面息息相關。他說明：「如古道所通過的部落群，由於部落群眾長期使用古道探親、交易、舉行祭典，或用於遷徙、戰爭、和解、尋找新耕地、狩獵，形成部族的文化圈或生活圈，自然地，古道和生活文化圈形成緊密的關係。宛如有機體的古道，隨著生活文化圈的擴大、緊縮、遷移而增長、縮短、移動或消失。部落文化與古道的結合體，可視為仍具有功能性的文化資產」(楊南郡，2003，p.5-6)。因而強調古道調查，除其基礎資料之外，更應藉由其與文化圈、生活圈之意義的瞭解與溝通，鼓勵遊客「與過去的歷史發生聯結」，而發揮其應用保存的角色，如此，文化遺產才有生命與價值。從另一角度而言，環境與文化資產保護與保存的價值，非但僅成為該國家單位遺產名錄上之一筆紀錄 (有/無遺產之課題)，而更提供人們與過去歷史發生連結(楊南郡，2003)，及形成具有意義，記憶與情感的主題經驗與關鍵核心。

至於千里之外的北極圈，離全球大部分的人口又更遙遠了。除了與之邊界的北歐國家及蘇俄、美國、加拿大等國，及倚賴極地的原住民族群，北極實為地角天涯。長久以來北極終年冰封無法航行，為探險家及科學家的研究場域。北極圈並非陸地，不僅不為單一國家管理，對世界多數人們，北極毫不具體，頂多藉著電影或電視頻道的節目內容，知道北極熊、印努人(the Inuit)、冰屋、麋鹿、甚或聯想至聖誕老公公的「存在」。然而極圈冰層的融化與消失，USGS (2007)預測至 2050 年時，全球的北極熊族群將有近三分之二，因棲息地的消失，導致族群的滅亡。如此，當

北極冰層與北極熊持續消失，及消失前後對極地族群、文化之影響下，我們是否真的失去自然及文化資源了呢？

Larsen 於“An Interpretive Dialogue”中，雖未一一解答這些問題，但他積極鼓勵解說員藉此與遊客對話討論。他認為當解說員關切資源的價值、保育的意義、場所精神、地方感、及環境責任時，可促成民眾更關心、關懷這些課題。同時，他也贊成解說可促成資源保育，而資源保育可藉由解說察覺、洞悉資源的課題，甚或可獲得理解及推理保育原因的機會。再者，以小尺度的場域而言，Larsen 認為：「因為這裡充滿了力量與能量，沒有了這場所，人們容易遺忘，也將更難發現與描述場所的精神 難以提升民眾感興趣 難以解說。沒有這個地方，民眾將忘記這資源所代表的意義」(Larsen, 1996, p.2)

(2) 每位遊客都必需習得場域的知識嗎？沒有人能例外嗎？

美國國家公園署國際事務組 D'Alessandro (2007)描述，近年來研究調查呈現，國家公園遊客平均只花四小時(甚至更少)，於公園內活動，且僅在座車範圍 100 公尺內活動。國家公園通常範圍遼闊，依據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 (1985)的定義，應有 1,000 公頃以上面積。試想：遊客們於平均四小時內的行程，又只在座車 100 公尺範圍內活動，可能獲得哪些深具內容和品質的遊憩活動呢？大約只有 drive-through (臺灣譯為得來速)式的經驗，包含搖下車窗、按下快門、匆忙上完洗手間、在紀念品店購買紀念品罷了。Yosemite 國家公園解說員 Bob Roney (n.d.)曾記錄一回遊客與他之間的對話：

遊客：『解說員，請問我在這公園只能待三十分鐘，你建議我該到哪一個景點，最值回票價，不虛此行？』解說員：想了一會兒『如果我是你，我只能開車到那瞭望台，走下車來，望著山谷，放聲大哭吧！因為 John Muir 及 Stephen Mather 最鍾情的國家公園，而我竟然只待 30 分鐘，多麼可悲啊！』

因此，對匆匆來去，蜻蜓點水遊憩方式的遊客，解說員常有「入寶山而空手歸」的焦急與遺憾。D'Alessandro (2007)數據所紀錄的旅遊趨勢及其改變：從隔宿型的

遊憩方式，改變為短暫停留、小範圍活動的穿越式遊憩方式，此現象讓公園管理者憂心忡忡。因為過去長久以來隔宿型的遊憩方式，遊客較長於公園內活動，如露營、長程背包旅行或者健行等。藉由這些跨時、跨區域的機會，增加遊客對公園資源及價值的瞭解和體驗。相反的，穿越式的遊憩方式，常意指遊客得縮短停留時間、減少與資源深刻互動的機會，及造成遊客參與公園解說或環境教育活動方案意願的降低。以溝通資源價值的解說服務而言，較長時間的停留可能提高遊客參與人員解說的意願，或者閱讀非人員解說(如地圖、摺頁、多媒體影片、解說牌)的次數。關於公園的遊憩經驗與解說之關係，Coble *et al.* (2005)曾運用量化問卷，瞭解遊客於何種情況(境)內，與資源在理智(intellectual)及情感(emotional)上產生連結(connection)。結果指出：資源連結之首要要素為「遊客對資源主題的興趣」，意指資源解說也許非一次革命成功型，反而較近似於逐步漸進式(incremental) (Coble *et al.*, 2005)。意即，較長於園區內的停留時間、及較頻繁參與解說活動或閱讀解說媒體等，累積遊客於園區內的經驗與回憶，協助遊客漸進式地支持資源保育的價值與認同。

美國人認為一生中，非得親自去幾個地方：親手摸摸費城的獨立之鐘、參觀白宮、自國會山莊步行至林肯紀念碑、及站在大峽谷觀景台眺望，這幾個地方均為國家公園系統。這種想法，除了可解讀為人民期望親炙國家自然及文化襲產的現象之外，在學校教育的觀點，亦符合『地方本位』之教育觀點(Place-based education)。這近年來教育界討論的觀點，旨於鼓勵學生由在地的自然與文化現象扎根，使得學習能予學生所處的環境、社會息息相關(Smith, 2002)。這個觀念針對學習方式單純來自圖卡、閱讀及影片觀賞感到憂心，並引用 Dewey (1959)指出，學校學習環境故步自封於現實環境社會的危機。地方本位的教育觀點建議，無論是科學、歷史、文化甚至是語文領域的學習，都應強調學習與現象發生場域緊密關連；學習應鼓勵學生實際參與，觀察知識累積的過程，而非知識累積的結果。同時地方本位教育有關之學習者能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成為關懷地方、社會的參與者(Smith, 2002; Negel, 1996; Leslie, Tallmadge & Wessel, 1999)。

(3) 當解說員為單位雇用時，解說員應提供準確的事實，或是自己所深信的真相呢？

在崇尚高度自由的社會者如美國，在不違反憲法下，保障每個人的思想、信念與信仰。因而某些狂熱份子，相信如外星人的存在、或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不曾屠殺猶太人等，奉之為「真相」。在此社會背景下，從自然博物家 Enos Mills 帶領遊客沿著落磯山脈(後由國會設立為國家公園)步道導覽起，第一任的國家公園署長 Stephen T. Mather 即重視解說，積極推動解說發展，並設立訓練中心。解說專業與國家公園機構發展緊密相關，發展出「金三角」般的關係，意即資源、遊客與管理機構為解說三者關係極為密切。也因此，在某一層面，解說為經營管理機關視為一個溝通，甚或政令宣導的管理工具。

因而 Larsen 討論當解說員的自我信念，異於管理機關或遊客時，應如何自處？或者，在另一種情境，當解說員目睹遊客行為具體破壞資源時，應如何處理？解說員也具備公園警察的責任嗎？這個課題，因每個國家資源保育單位賦予解說員不同的人事責任，而無標準答案。好比英國解說導覽者以主人身份(host)，帶領信託資產導覽時，並無糾舉權。而美國國家公園系統專設具備武力的國家公園警察，解說員值勤時，均以無線電和遊客中心指揮中心密切聯繫，若危急事件發生時，立即呼叫公園警察，第一時間危機處理。對美國國家公園解說員而言，維持自我信念、機關責任、與遊客自由意志之間的平衡，乃是極大的課題。尤其對爭議高的課題，如自然資源解說面臨的創造論與進化論，或文化資源面臨的黑奴與平等運動、及政治主流與原住民的關係等，異常複雜。近年文獻，朝向以討論多元文化觀點為主流 (Larsen, 2002; Kohen & Sikoryak, 2005a; 2005b; Caputo, 2006)。

就解說方案發展而言，Larsen 建議尋找解說員、遊客與機關之最大交集：普世概念(universal concept)，可以成為三者間的「最大公約數」。而普世概念期欲激發的，即為遊客對資源的關心與關懷。英文中 care about 及 care for 代表不同層次、深度的“care.” Larsen 認為人們關懷保育之層級不同，最常引用的一句話，即為日本代議士田中正造(1841-1913)因足尾礦廢液毒害，死諫天皇之：「對河流的關懷，不只是在計算一些物理方面的河流知識，或是僅只是調查河中的生命，而是在關切於人心」“The care of the rivers is not a question of the river, but of the human heart.” (Larsen,

2003)。對 Larsen 而言：解說員「想要民眾足夠關心這個地方，他們就會協助關懷這個地方，關心會較早產生—態度比行為更早建立。如果民眾已經採取行動保護此地，他們難道不會關心嗎？協助民眾關心資源就是解說的真正目的」(Larsen, 1996, p.4)。

4.轉化方法的突破

前文提及：雖然此篇“An Interpretive Dialogue”不以理論方式呈現，筆者分析 Tilden, Ham, Larsen 及陳玉峰之四篇文獻，認為 Larsen 之對話已超越其他文獻，提出一轉化訊息素材為解說方案之系統性、具結構的分析與重組方法，此可謂解說理論的一大突破(表 4)。此突破乃經由他深刻扎根於思索溝通資源的途徑，及帶領解說訓練時的反覆練習經驗而來。Larsen (1996)強調提供訊息不等於解說，而突破的關鍵，在於轉化與轉換。此轉化的過程換言之，即為分析具體資源及其抽象意涵，運用方法技巧連結表達，並以一主旨貫穿方案。

Larsen (1996)認為：與遊客討論資源意涵，比提供單純訊息更為重要，實因幫助遊客連結意義是整體的解說目標，解說員的職責「不是在他們的腦袋填滿資訊。給予民眾他們所認為的重要資訊很重要，但絕對不是解說」(Larsen, 1996, p.4)。此想法延續 Tilden (1957)時所提出的第二項解說原則，即揭櫫「解說雖是根據訊息(information)而帶出的啟示，但訊息本身並非解說，兩者全然不同。然而，所有的解說都包含訊息。」(Tilden, 1957, p.14)。Tilden 斥責此謬論而道出：

常聽到以下兩點謬論：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解說員必須不斷地提供純知識性的訊息；或相反的，解說員可沈溺在生動豐富的語言而忽略訊息的提供。其實這兩種功能可同時展現於路旁的解說牌及標誌中，也通常會出現在解說出版品上。我們只須記住，解說牌及出版品都可發揮「提供訊息」和「解說」的雙重功能，但「提供訊息」和「解說」在本質上是兩回事 (Tilden, 1957, p.20／許世璋、高思明譯，2006，p.31)。

為何 Tilden 與 Larsen 均強調僅提供訊息是解說的大忌？除了枯燥的科學或歷

史訊息十分乏味，效果差：遊客不耐無意義的枝微末節或長篇大論，同時專家學者關切的「準確」或「真相」等課題，未經詮釋時，遊客瞭解與接受度低。此外資源溝通與解說常於遊客自願參與的場域，解說無法以單向的教育模式，強迫遊客學習新知。在 Ham (1992)的基礎篇中，即開門見山地規範，解說發生於「非受制聽眾」(noncaptive audience) 的情境。在解說情境，解說員提供訊息來顯出(reveal) 資源的意義與和遊客的關係(meanings and relationship)；而在教學的情境，有時教師的教學目的即為傳達訊息(presenting facts may be the teacher's ultimate objective) (Ham, 1992, p.4)。

筆者分析 Tilden, Ham, Larsen 及陳玉峰之四篇文獻(表 4)，歸納其相同之處，為四篇作者均同意僅提供訊息之「不足」，且依照個人經驗描繪解說轉化所需具備的特質。但相異之處，為 Larsen 提供了一轉化的方法，使完成之解說方案可解構、分析。換言之，解說員可能可藉由閱讀 Tilden, Ham, 及陳玉峰三篇文獻，揣摩將訊息素材轉化時應「啓示」、「帶出內涵」、「翻譯」、「創新語言」及為遊客量身打造合適內容的必須性(must)，但 Larsen 首次將工具方法具體的放在解說員手中(how)。也因經由如此發展設計的解說方案應具備這些要素，使得每則作品均可由自己或他人解構分析。筆者認為，此篇“An Interpretive Dialogue”因其(1)具體提供解說轉化的方法論、(2)其方法論中，二個可成為解說質性分析之單元(unit of analysis) 及指標(indicator)：即為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之連結(Tangible-Intangible link，以下簡稱 T-I link) 及主旨(theme)、及(3)方法論超越評估者主觀的限制，可進行縱向及橫向的大尺度分析，將解說帶入另一歷史新局。與此篇“An Interpretive Dialogue”發展過程緊密相關的解說發展計畫(Interpretive Development Program)，於對話發表同年，訂定 T-I link 及主旨成為美國國家公園解說檢定評量的基礎質性評量基準(foundational rubric)，以評估解說員發展方案是否及如何達到 10 個知能模組的標準。自此之後，Barrie (2001)將資源意義為主軸，於博士論文分析遊客如何藉由解說，獲得有意義的解說經驗；Chen (2003)以 T-I link 為分析單元，評估 49 個國家公園的解說方案如何提供解說機會；同年美國國家公園署解說課發展亦完成解說分析模式(Interpretive Analysis Model) (NPS, 2003)。此外，Coble 及同儕自 2004 年起連續四年，以貫時跨地之尺度，調查分析 16 個國家公園通過檢定標準的解說方案，其參

與遊客是否及如何獲得與資源連結的實際經驗(Coble *et al.*, 2005; Coble, Stephens Williams, Lin, Hart, Coble, & Sikoryak, 2006; Coble, 2007)。

表 4 解說轉化的過程

文獻	解說轉化的特質 (英文)	解說轉化的特質 (中文)	貢獻
Tilden (1957)	1. “the revelation of the soul of a city” (p. 19) 2. “relate the unfamiliar to the familiar in the mind of reader or auditor” (p. 21) 3. “add perspective and color” (p. 22) 4. “something radically deeper” (p. 24) 5. “brings things down and incarnated them” (p. 24)	1. 啟示一個城市的精髓 2. 將陌生事物變為親切 3. 增加歷史透視感和色彩 4. 極為深入的特質 5. 帶出內涵並使具體化	描繪解說轉化的特質
Ham (1992)	1. “translate the technical language” (p. 3) 2. “tailor communication methods to suit the audience” (p. 6)	1. 翻譯技術語言 2. 量身打造溝通方法以符合觀眾需求	描繪解說轉化的特質
Larsen (1996)	1. “linking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together” (p. 10) 2. “All the parts of the program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that idea so the audience can make personal connections to the meanings of the resource” (p. 13)	1. 連接具體資源與其抽象意涵 2. 以主旨貫穿方案	提供解說轉化的方法，使完成之解說方案可解構、分析
陳玉峰 (2007)	N/A	1. 「融入聽講者的情境」(p. 17) 2. 「甚大幅度的增刪知識、轉化知識」(p. 17) 3. 「當下創造新語言，包括肢體語言與沈默」(p. 17)	描繪解說轉化的特質

Tilden, Ham, Larsen 及陳玉峰之四篇文獻，對解說轉化之見解，描述如下。
Tilden 於《解說我們的襲產》一書中另闢單獨一章節說明：從解說素材的收集到解

說成品的完成，是一種 *revelation* 的過程。於此，中文且將之稱爲一「轉化/換」的過程。Ham (1992)稱之爲翻譯艱深的技術語言(*translate the technical language*) 及量身打造溝通方法以符合觀眾需求(*tailor communication methods to suit the audience*)。陳玉峰 (2007)認爲解說員需大幅度的增刪知識、轉化知識，融入聽講者的情境，同時於當下創造新語言，包括肢體語言與沈默。Larsen (1996)則說明：解說的關鍵在於連接具體資源與其抽象意涵，成功的解說應取決於這兩大要素的連接。同時，應以一連貫的主旨，環環相扣地發展一些可以讓遊客產生獨特的，與資源意涵的個人連結。

此節中，筆者歸納出“An Interpretive Dialogue”的學理貢獻，除藉由分析此篇對話結構之完整性，並於 10 小節的對話中，提出對 Tilden (1957)解說原則的歷史回應。此外並分析出：Larsen 的創新見解，豐富了傳播理論未曾討論的遊客之自主權面向。他強調解說方案發展非隨性所至，而需有目的、有方法工具、有技巧策略，更有彈性地主張評估解說成效時，只要遊客能「更關懷公園資源」，解說員其實應「容許」遊客可解讀出對自己深具的資源意義。此即 Tilden (1957)所述：解說員透過提供讓遊客親身與資源互動的機會，鼓勵遊客詮釋資源(*By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 interaction with the resources, the park interpreter encourages visitors to interpret for themselves.*)。同時，Larsen 藉由八則解說大哉問，鼓勵解說員積極關切與思索爲何解說？爲誰解說？解說素材的取得與判斷、及解說與保育的終極課題。最後筆者強調 “An Interpretive Dialogue”的時代突破，在於(1)具體提供解說轉化的方法論，(2)提出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之連結(*Tangible-Intangible link*) 及主旨(*theme*)爲解說之必然元素，及(3)其方法論超越評估者主觀的限制，可進行縱向及橫向的大尺度分析。

(三)啓示與應用

此篇“An Interpretive Dialogue”對解說員、資源經營管理者、及解說規劃者，甚或是廣義的資源溝通人員，包含教師、生物與保育學家、環境教育者、博物館及文化館從業人員，均具啓示功能。其中，尤以對解說員需具備的專業能力，及可爲資

源溝通者實用的解說轉化方法爲要。

1. 解說員需具備之專業能力

針對解說員專業成長的需求與急迫性，數篇文獻探討近年發展上面臨的弱點、極限、困境、及課題(游登良，1994；內政部營建署，1996；蔡慧敏、周儒、郭瓊瑩，2000；周儒等，2006)。其中周儒等 (2006)研究發現，阻礙國家公園解說員專業成長的最主要原因依序爲：缺乏一個有系統整合的訓練課程，經驗傳承欠缺、業務繁忙，無多餘時間參與專業訓練，工作環境不穩定，缺乏成長動力，上級長官不支持，及專業訓練課程太乏味及不符需求等。這些原因可初步歸納爲課程結構、系統性及品質類課題、組織領導與溝通類課題、及業務繁忙類課題。

Wade (2002)及 Blacoe (2003)曾爲文闡述，建議管理者別讓行政工作壓垮解說員，實務解說經驗可讓解說員有機會獲得更豐富的經驗與成就感，亦可於繁瑣的工作中，重新得到使命感。Larsen 於對話中討論解說的標準與品質，亦協助襲產傳播溝通者，思索專業「質」的提升的歷程。至於如何克服解說專業成長的需求與急迫，其中的課程結構、系統性及品質型課題，雖非 Larsen 一文中討論的重點，但倘若這系統性的課程存在，在“An Interpretive Dialogue”中，Larsen 提供這系統性的專業訓練課程，應協助解說員獲得所需具備之專業能力/能力指標建立的方向。這些指標包含：(1)對資源的了解(基礎資料的掌握、正確科學或歷史真相的探求)，(2)分析能力(分析資源的意涵、具體資源訊息與抽象資源意涵、及普世概念)與熟用解說轉化的方法論，及(3)結構與重組能力(選擇合適技巧與表達方法、設計安排方案內容、順序、與結構)。此外，Larsen 鼓勵解說員以開放的胸懷(open-mindedness)，尊重多重觀點的、或能發展設計多元觀點的解說方案(respect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2. 轉化方法的分析示範

此篇“An Interpretive Dialogue”所提供的轉化方法論，於“對話 7 小節”中，由 Larsen 依照於南北戰爭史蹟公園的 Harpers Ferry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爲場景，示範應用的方法。筆者應用前文描述之方法論，分析 Tilden (1957)於《解說我們的襲產》一書中，已經道出訊息與解說之差異，但經由 Larsen 方法論質性分析的結果案例(表 5)。

案例中 Tilden 讚揚英國生物學家暨進化論創始者達爾文(Darwin) 十分瞭解訊息與解說之差異。Tilden 引用於達爾文《小獵犬號之旅》中，描述南美洲西岸一海岸火山山脈的地形與地質記述。Tilden 認為達爾文不僅提供了科學訊息：「此地由多種海底熔岩所構成，而火山沙岩和其他沈澱物的沈積岩在這裡交互堆疊。……基於與太平洋沿岸第三紀海床之間的相似性，我希望能在此找到矽化的樹木」(Tilden, 1957, p.20／許世璋、高思明譯，2006，p.31-32)。相反地，經達爾文「轉化」後的地質解說如下：

任何人毋須接受太深奧的地質學訓練，即可解說這景觀所展現出的驚奇故事。……我所眺望的地點，曾是一處完好的樹林，它們曾在濱臨安地斯山脈的大西洋海邊搖曳其婆娑的枝葉。

我知道它們原本生長在從海底噴發而出的火山土壤上面。後來這些挺直的大樹隨著陸地一起沈入海洋深處。這些下沉的陸地先被沈積層所覆蓋，然後再被海底火山的熔岩掩埋。…後來地殼變動再度將其抬升，現在我看見這海底地層隆起所形成的一系列超過 7000 英呎的山脈。……與上升力量對抗的另一股力量並未暫停活動，而仍不斷地在切割地表，許多堆積的地層被寬廣的河谷所截斷。而已經矽化的樹木從火山土壤所化成的岩石中裸露出來，那些火山土壤曾經佈滿綠意和新芽，在歷經下沉與隆起作用之後，如今雖然形成火山岩崢嶸頭角於地表，但全成了不能開墾的荒蕪之地，甚至連地衣都無法附著於這些由古代樹木所化成的岩地上。(Tilden, 1957, p.20-21／許世璋、高思明譯，2006，p.32)。

對於 Tilden 而言，達爾文示範的科學訊息僅為平鋪直述的觀察與推測(straight information)，但其後地質解說以栩栩如生的解說技巧，使得科學發現在一般人眼中亦能活過來。經應用 Larsen 方法論呈現出：達爾文欲解說之資源為優士帕拉塔山脈(the Uspallata Range of Cordilleras) 的地質。其資源意涵與價值包括：(1)山脈令人驚奇的故事及(2)板塊變動能量，將一朝曾經於海洋的肥沃森林沈積地層，抬升至超

過 2,133 公尺高的火山山脈。筆者認為達爾文提供了六個機會，連結具體資源與資源意涵，其 T-I link 包含：火山土壤—改變、海底地層—變動歷程、地表景觀—能量、地球力量、地表景觀—時間、及地表景觀—生命力對比。於解說技巧上，亦使用了說故事、運用想像力、及以豐富文字描繪地質資源變化的圖像。因著如此費心地安排，可能獲得的解說成效包含：(1)讀者於理智上瞭解，看似毫無生機的火山景觀，曾一朝為蓊鬱濕潤的森林覆蓋(2)讀者於理智上，認識了達爾文對觀察場域地質組成的推論原因與過程(3)讀者於情感上，體悟地球力量之欽佩、敬畏或驚奇(4)讀者於情感上珍視觀察場域火山景觀的價值。雖然達爾文從未總結此觀察的整體意義，但筆者初步評估，此篇的解說主旨可擬定為：「優士帕拉塔山脈地質雖然於達爾文觀察時，呈現了無生氣的崢嶸景觀，但此地卻代表地球能量如何改變地貌、移動抬升地層、及轉變景觀的驚奇力量」。最後，藉此分析的方法論，呈現達爾文的確翻譯轉化了枯燥的學術名詞，而增加了地質歷史的透視感，並揭示了隱藏於地貌下的資源顯著性。

表 5 分析 Darwin 地質與地形訊息與解說之差異

	Tilden 分析差異	經應用 Larsen 方法論 (T-I link 及 method used)
訊息 (information)	Straight information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觀察：場域地質由多種海底熔岩所構成 2. 組成：火山沙岩、其他沈澱物的沈積岩 3. 外觀型態：交互堆疊 4. 推測：因條件符合，應可找到矽化木
解說 (interpretati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Graphic interpretation - Make scientific discovery come alive to the average [man]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解說資源：優士帕拉塔山脈的地質* 2. 資源意涵與價值：(1) 驚奇的故事 marvelous story, (2) 地殼變動能量，將一朝曾經於海洋的肥沃森林沈積地層，抬升至超過 2,133 公尺高的火山山脈 3. 可能的解說主旨：優士帕拉塔山脈地質雖然於達爾文觀察時，呈現了無生氣的崢嶸景觀，但卻代表地球能量如何改變地貌、移動抬升地層、及轉變景觀的驚奇力量 4. 可能的解說成效：(1) 讀者於理智上瞭解，看似毫無生機的火山景觀，曾一朝為鬱鬱濕潤的森林覆蓋 (2) 讀者於理智上認識達爾文對觀察場域地質組成的推論原因與過程 (3) 讀者於情感上體悟地球力量之欽佩、敬畏或驚奇 (4) 讀者於情感上珍視觀察場域火山景觀的價值 5. 解說目的：表露呈現一齣世人尚未瞭解、甚或視而不見的地質劇碼 unfolding a historic scene 6. 表達技巧：說故事、運用想像力、以豐富文字描繪圖像 [method] imagination, word picture 7. 具體資源與資源意涵之連結 (T-I link): 火山土壤—改變 volcanic soil—change 海底地層—變動歷程 sea floor—progress 地表景觀—能量、地球力量 scene—power 地表景觀—時間 scene—time 地表景觀—生命力對比 scene—contrast (life vs. lifeless; fertile vs. barren habitat)

* 對達爾文所繪製之優士帕拉塔隘口 (Uspallata Pass) 者，可連結至 <http://darwin-online.org.uk/content/contentblock?hitpage=70&viewtype=side&basepage=1&itemID=F59> 閱讀；另可於 USGS 網站，閱讀安地斯山的東西向地質剖面 <http://pubs.usgs.gov/prof/p1386i/chile-arg/dry/>

二、An Interpretive Dialogue 對話內容

(一)資源意義與觀眾相關嗎？

「真沮喪...」。這個解說員強迫自己離開電腦，走向公園。夜色已近，這個城鎮除了街燈以外，一片昏暗。她往自己心愛之地走去，但是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仔細一看，居然有個陌生人坐在『她的板凳上時』，她的心情跌到最低點。

「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這個陌生人愉悅的問...

「我在這兒工作，有什麼我可以幫你的嗎？」

這個男人微笑著：「跟我說你是從事什麼行業？」

「我是個解說員。」。

「解說員要做些什麼？」

「我對遊客解說。」解說員機械化地回答。

「妳的工作就是跟人講話...是這樣子嗎？」

「這可不簡單。大多數的人都不願意聽。」

「那妳為什麼要做這個？」



圖1 Harpers Ferry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林蔭廣場，多數解說活動皆於此地集合、進行(攝影：陳維立)

這個男人大約 60 歲，有一點肚子，穿著藍色的西裝。他頭雖然已經禿了，但是耳朵四周有一點白頭髮。他臉色紅潤、有著下垂的臉頰、消瘦的鼻子，戴著黑框厚眼鏡。

「我從事這工作，是因為人們應該要知道這個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令人沮喪的是，許多人停留時間過短而學不到什麼。」

「爲什麼遊客應該學習這場域的相關資源呢？」

「因爲這個地方非常特別。我希望我可以讓大家知道爲什麼這裡如此寶貴的原因。」

(二)視而不見或理所當然的價值

這個解說員坐在長椅上，詢問這個陌生人的姓名。

「我叫 Harold Durfee Nedlit，是個哲學教授。」此人回答。「這地方的確很特別，這麼多人都在大老遠來這裡，但每位遊客都必需習得場域的知識嗎？沒有人能例外嗎？」

「當然不用。但是我不認爲，遊客應該忘記國家公園是一個有意義的地方。」

Nedlit 傾身向前。「國家公園有意義？他們代表什麼意義？」

解說員猶豫了，「他們代表很多意義。」

「這些意義跟這個地方緊連在一起嗎？」

「什麼？」

「這些意義是這些地方的一部分，或者是意義可以與這些地方分開？」

「我從來就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基本，如果妳都不了解地方與意義兩者間的關係，妳如何描述你的工作？」

Nedlit 暫停，解說員無言。

「好吧！讓我這麼說...」Nedlit 開始。「在蓋茲堡宣言中，林肯總統提到：『可是，從更廣的意義上說，我們並不能奉獻這塊土地，我們不能使之光榮。因爲那些在此地奮戰的勇士們，不論是活著或者已經死去的，已經使這塊地神聖了，遠非我們微薄力量能予增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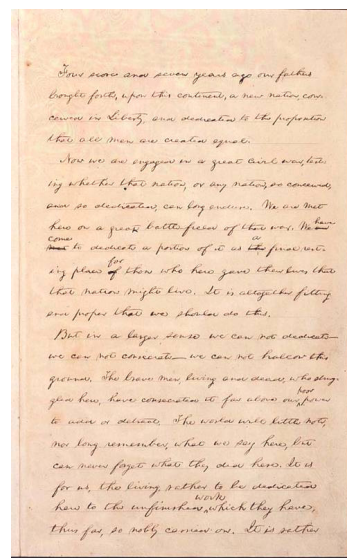


圖 2 Gettysburg Address 留世共 5 個抄本，照片爲美國國會圖書館所保存的“Hay Draft”
(Source: National Archive)

「假如林肯總統是對的，蓋茲堡就可被改變成一間大賣場，而還能保存曾經在這裡發生的事情的意義。此地一旦消失，我們是否真的失去什麼？老實說，你可以從書本與圖片中學到南北戰爭所有的知識。為什麼還需要來親自拜訪或關懷實際的場域？」

「因為這裡充滿了力量與能量，沒有了蓋茲堡，人們容易遺忘，也將更難發現與描述場所的精神，難以提升民眾感興趣難以解說。沒有這個地方，民眾將忘記戰爭轉捩點的意義。」

Nedlit 點頭說：「林肯總統看到這個地點的重要性與力量，他的演說最後要求觀眾把握蓋茲堡的意義性並且採取行動。『相反地，我們活著的人，應該獻身於勇士們未竟的工作...』」。林肯總統可能提醒我們，資源是意義的入口或窗口。每個資源都是大眾觀念與情感的象徵或隱喻，人們生活中的每一分鐘可以被這些意義圍繞，但為了餬口的緣故很難集中在意義性上。資產的力量來自於專注在意義上，每一個意義都有著屬於他的故事或美麗—這些資源如何告訴人民資源背後的意義，那就是為什麼有一些事物看起來就是比其他事物有力量，有一些是顯眼的美麗或故事—其他是細微的。

「因此，我再問妳一次，為什麼我們需要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是提供民眾接近意義的地方。」解說員回答。

「是的！資源具有意義，也有關聯性。」

(三)創造火花的機會

解說員想了一下，然後反對：「但很多民眾沒發覺資源的意義」。

「那他們為什麼參觀？」

「爲了休閒。」

「就這樣？」Nedlit 詢問，「人們可以選擇到許多地方渡過休閒時光，究竟大家從這些資源豐富之地，要尋求什麼？」

「我想...是特別的經驗，對他們而言有價值的經驗。」

Nedlit 繼續，「連想要在水庫中搭乘汽艇、以及喝啤酒的人也是？」

「是的，他們討厭呆在辦公室、討厭上班，但我認為他們需要獲得更多比消遣娛樂更有意義的事物。」

「妳想要他們發現意義？」 Nedlit 問。

「沒錯。」

「我說資源具有意義、關聯性。妳也頗認同。然後妳接著說遊客尋求對自己有價值的經驗。接下來我問妳：那解說的工作是什麼？」

「顯然是想要將兩者串在一起。」

「妳真的這麼相信？」

「為什麼我不該相信？」

「因為稍早妳說『我希望我能夠讓每一個人看到為什麼這裡如此特別。』我以為妳已經了解到妳不能夠使一個地方顯得特別，這個地方已經具有力量與意義性。妳所能做的工作就是連結遊客的興趣以及資源的意義。這就是妳的職責。」

解說員站起來，「很好，但事情很複雜。」她說，「你明天應該來參加我的解說活動...，就知道我處境的艱難...」

「但是妳看不出來嗎...？」 Nedlit 碰碰她的肩膀。解說員坐下來。

「幫助遊客連結意義是整體目標，意義比知識重要！妳的職責不是在他們的腦袋填滿資訊，給予民眾他們所認為的重要資訊很重要，但絕對不是解說。甚至那些希望獲得資訊的人，也期望與資源意義連結。妳所有的來賓、貴賓、學生、遊客其實都尋求資源的意義與價值，在知性與感性上與資源產生連結。」

「妳的職責引導協助遊客發覺資源對自己的意涵。當你成功地達成任務，有時遊客延伸的結論，甚至可能與解說員大相逕庭。沒關係！如果最終結果是遊客更關懷公園資源，解說員的責任就已經達成了！」

解說員反問：「如果他們破壞國家公園該怎麼辦？」

「我剛才所說的，不是妳可不可以阻止或讓民眾傷害這個地方，我說的是，是資源保育的另外一個層面，有關民眾思考以及信仰的層面。」

「妳想要民眾足夠關心這個地方，他們就會協助關懷這個地方，關心會較早產生一態度比行為更早建立。如果民眾已經採取行動保護此地，他們難道不會關心

嗎？協助民眾關心資源就是解說的真正目的。」

「這套辦法要行得通，唯有妳視遊客為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權的君王，民眾會做選擇！不論解說員有多關心，遊客最後會決定國家公園的意義以及什麼值得保護。妳必須設身處地為遊客著想，並且提供他們機會，在知性與感性層面與資源的意義連結。」

「妳的目標是促進遊客興趣與地方意義的連結，以促成遊客關懷資源。」

(四)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權的君王

解說員說：「好吧！人們確實傾向自己認同的意義...但那使我煩惱。我心口合一，解說時，自己也相信解說內容中所談論的價值觀。我根據自己的成長、教育背景及信仰判斷行事。我怎能解說連我自己都不贊同的意義呢？特別是，如果我和眾人都認為那些觀點是錯誤的時候？」

「準確的事實和真理、真相是同一件事嗎？」Nedlit 反問。

「應該不同。提供準確的事實幫助人們下不同的結論；但真理卻是人們深信的某些事情。」

「當妳被這單位雇用時，妳是被雇用來提供準確的事實，還是提供妳自己所深信的真相呢？」

解說員又氣餒又生氣。「我知道解說時，照理說無論如何，我應客觀呈現事實，而不應主觀陳述己見，這些我如何深信為歸臬，並且稱之為唯一的真理。但是老天，有些人相信的事真瘋狂。」

「解說的工作是準確地描述其他觀點，即使妳不同意。誰可以決定資源的價值和意義呢？是解說員？還是參觀者呢？」Nedlit 試探的問。「公園遊客有權保有他們自己的信念嗎？」

「教授，你剛才說：應視遊客為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權的君王」。

「然後觀眾應可於解說時，評估解說所呈現一合宜的觀點，然後自己下判斷。假如妳能幫助遊客足夠心動而行動，未來人們將主動採取行動來保護它。」

「但是妳的解說內容沒法包括所有的觀點。妳得去蕪存菁地篩選解說內容，思

考那些內容與遊客經驗息息相關，又能激起新的想法。但妳最好能具備足夠對資源的瞭解，在遊客提出不同觀點時，能仔細的、不卑不亢的、專業的回應。好的解說員不臭蓋、不說書，而能確實呈現足夠的訊息，以提供多元觀眾所需的多元觀點。如此能尊重不同的聲音，也讓溝通能繼續進行。所以說，解說員得非常瞭解所解說的資源與解說的對象。」

解說員音量提高了，「可是我做這工作是因為我有熱情，我要拯救這個地方！」

「妳有足夠的熱情，好幫助遊客發展他們的熱情嗎？」Nedlit 問。「如果沒有，妳將曲高和寡地，只能與那些已經同意妳的人溝通互動。那解說還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我總要傳達保育工作的重要。」

Nedlit 反對。「妳得憑己力公平地掙得這傳達保育的條件。憑己力掙得，意思是放下身段、因材施教「教」，看看每位遊客在保育天平上不同的立場，然後協助遊客能與資源意義連結。想來公園喝啤酒娛樂的遊客，跟懷有虔敬之心，把拜訪公園當成朝聖之旅的遊客，都能夠、也必須致力於公園保育，公園才有真正保存下去的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比來之前「更關懷公園一點點」就是這麼簡單，但也就是那麼難。這麼做不容易，因為大多數時候，我們自欺欺人地開始說教，卻自以為是在解說。」

(五)具體的資源與抽象的意涵

安靜一會兒，Nedlit 低頭並且用兩隻手磨擦他的頭。結果，他摸著兩旁平坦的頭髮，不經意的弄亂自己的頭髮。他嚴肅地斜視著問解說員：「妳的公園保護、保育什麼資源？」

「大多為建築物和自然景觀」。解說員板起面孔來答道。

Nedlit 取出一張便條紙並且寫下它。「就這些嗎？」

「不只如此。還有...歷史文物、植物、樹、相關資訊、文化、遺產、視覺景觀、文化活動等等...。我想國家公園保育關於人們的訊息，也就是說我們也保存關於人們活動的事件等」。Nedlit 一直寫。「還有，我們也想保育生態系統及地球演替的過程，好比冰河活動。我們保育動物，荒野地和物體。」

「那...想法、觀念呢？公園保育人類所重視的想法嗎？」

「對，你可說國家公園保護民主的想法，我們也推廣保育的觀念。」

「妳說公園保存系統，然後提供了幾個自然的例子。有沒有文化的例子？嗯，國家公園保存奴隸制度的體制嗎？」

「我們不保護奴隸制度，但我們的確保護了關於奴隸制度的訊息、文物和建築物，如你所說的奴隸制度的表徵。」

「好，公園亦保護價值嗎？國家公園保護這些支持奴隸制度的價值嗎？」

「不是的，但我們確實保護關於那些價值的訊息。」

「還有沒有保護其他的價值呢？」

「我們保護人們所珍視、珍惜的價值、事情和想法，好比人類珍視美與自由的價值。」

「非常好。」Nedlit 秀給解說員看兩行名單。

建築物	自然
歷史文物	文化
植物	遺產
樹	價值
生態系統	系統
荒野地	荒野地
物件	過程
訊息	想法
事件	知識

「現在，這兩個名單有何差異」。Nedlit 要求解說員說明。

「第一行的物件是真實的物體(tangibles)，另一行則是抽象的理念或意涵(intangibles)。」

「自然資源的場域為自然之美、時序與力量展現之環境。同樣的，文化和歷史遺址乃為事件發生之確切位置，是人們尋求活力來源，以及這些人與事件如何影響

自己身之所在。這兩類環境，皆為意義之具體呈現——所以這環境中所有的吉光片羽，好比其中的樹、石、水；還有歷史悠久的圍籬、紀念物、甚或家具等，皆以其實體連結了抽象意義。」

「所有形式的解說，均為連結有具體的資源予其抽象意涵的過程。這些成功的定點解說、帶隊解說、解說牌、展示品、多媒體影片等，也都運用了這具體——抽象之連接！當解說最成功的時候，這些連接可超越言語的限制，直搗遊客之心，甚至體驗那渾然超越的境界。」

「但是你在兩行名單上都包括了荒野地。」

「我如此做是因為，在這我們的討論中，與其臉紅脖子粗的辯論，荒野究竟為具象亦為抽象概念其實幫助不大。因為有些人視野地為某一確實具體的地方，有些人則認為野地是個無法具體定義的概念。解說員實在都需要瞭解，並能對遊客溝通這兩種不同的想法。」

「這套系統，乍看的確有些複雜。簡單來說，具體資源為某一具體的物體、地點或個人。但這具體資源，也能是一組集合的具體資源，好比境內所有劃設的荒野地保護區、所有戰場、或 Navaho 全族人等。當這集合群組愈大，也愈顯抽象，雖然如此，仍可視為具體資源，也就是解說員期望遊客能更關懷的資源。」

「所以您的意思是，當解說員以某地，如以野地為解說資源，他／她也能以其他整體荒野地保護區為例子了嗎？」

「沒錯！妳也可想想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這些亦可被視為具體資源。好比女性平等運動，或第二任的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者，我們解說這些歷史人物，為了就是保存歷史資源。」

「我們如何保護這些不再存在、已經消逝的事物呢？」

「其實妳已經在努力了，否則妳為何花這麼大力氣，傳述在這歷史古城裡的人們故事呢？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我想要人們記得、懷念這些歷史人物。」她回答。

「說得好！這也就是解說員對保育、保存的貢獻：解說使人記得歷史，再加上好好保護這些歷史人物所致力的人、事、物。」

解說員想了一下這些話，然後微笑著說：「記得也是一種保存的方式」。

Nedlit 接下來說：「且不僅只對於人的歷史，自然史事件，好比岩石崩落或某一地質年代，有時是很好的有形資源。」

Nedlit 突然站起來，他走到垃圾桶旁，拿出一個空的啤酒瓶。

「這就行了，我們從簡單的開始示範。」他說。「我要妳告訴我，具體的物體指的是什麼？告訴我這些具體—抽象的連接。」

解說員試著說：「它由玻璃做成，它是棕色的，瓶身上黏著標籤—而且，它是空的。」

「妳說的也是，但妳還不懂嗎…？」Nedlit 靠近過來。「妳給的是訊息，你正描述這個瓶子，但我問你這啤酒瓶子的意涵。」

解說員再試一次。「我能用這啤酒瓶子來談論輕鬆時光，同時這酒瓶也代表了我們美國文化的點點滴滴，好比聚會、朋友和放鬆心情。」

「就這些嗎？」

「不，不止。我也能藉這酒瓶討論酗酒、禁酒時期（美國 1920~1933 年）、自助團體和戒酒的 12 步驟計畫。」

「沒錯，繼續。」

「嗯，我也能談論廣告模式及玻璃製造過程。我猜測我也能提及垃圾及回收的課題，我還能談啤酒發酵的歷史，我甚至也能解說把這瓶啤酒喝完的人」。

「好，說得好。妳想想，這些連接中，有哪些是錯誤的連接嗎？」

「錯誤的連接？不會的。這些連接都是詮釋相同形體的不同的表現方式和觀點。」

「我同意，呈現這些連接，即為詮釋這具體資源的意涵。讓我們再進一步，我希望妳試試看以下這個方法。」

(六)連接的秘訣

「我在這裡畫一條水平線。」Nedlit 讓解說員看他的筆記本(圖 3)。

(T) 具體資源：訊息、描述、歷史年表、事實

圖 3 僅停留於具體資源的解說方案效果示意

「妳想想，妳所見過的解說方案，僅只枯燥地呈現資源的訊息與描述？有多少個解說於整個解說中，僅只停留於這水平線上？」

「實在太多例子了！有些解說員給太多過度鉅細靡遺的訊息，有些解說員只聊一些枝微末節。」

「現在我再畫一條垂直線。」Nedlit 並再次轉交筆記本給解說員看看(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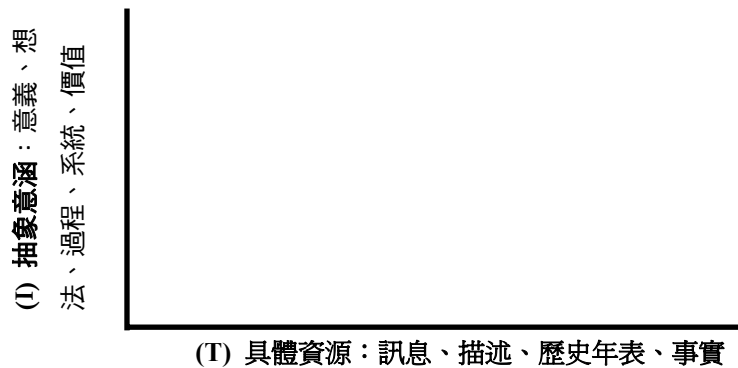


圖 4 過度抽象的解說方案效果示意

「想想看，妳見過多少解說方案，全然呈現這條垂直線的內容？」

「我曾這麼做耶！解說裡給了太多的概念和抽象理念。結果我看遊客的眼神都游移、呆滯了。」

「若我將解說比喻為藝術，妳將能理解這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的功能。好比建築藍圖均提供富含訊息的圖形表現。優秀的建築藍圖可呈現關鍵的信息，但除非妳是個能夠執行、完成這些藍圖的建築師或工藝匠師，實際構築這可貴的場所空間，否則，僅只呈現建築藍圖，觀眾將不會有所動容。」

「又好比抽象畫欲詮釋無形。許多觀眾也許對抽象藝術一竅不通，因而無法體會藝術家的意圖。有時我們缺乏背景的瞭解，以瞭解藝術品的意涵。所以大部分的外行人只要那些多少能辨認得懂的藝術品，那些或許感動人、有意思、甚至是令人回味無窮的作品...。」

解說員打斷說：「我明白了！」解說的關鍵在於連接具體資源與其抽象意涵，我可不能在解說時，只呈現一堆訊息，因為我的遊客將感到窮極無聊；我也不可在解說時，呈現過度概念化的內容，如此將困惑我的遊客，或他們將覺得我在操弄大家的感情，成功的解說應取決於這兩大要素的連接。」

「你能跟我分享某個例子嗎？」

解說員說：「好比以真人扮演的歷史展演解說活動(living history) (圖 5)，遊客非常喜好它，因為讓人很具體。這樣的活動，把遊客和一個戰場的資源顯著性連接起來。如今的戰場涼風習習、草木扶疏，當年戰爭的恐怖、慘烈，實在太「無形」了，也因為人們其實看不見，而變得抽象而難以理解。這些真人扮演的歷史展演解說活動，具體呈現出來場面與時間的真實感、好比軍旗、戰士的銅扣與刺刀等。但是有太多的歷史展演解說僅只談論這些具體不過的資源，他們跟遊客聊這些不同軍種的鈕扣，但極少與遊客聊及這鈕釦背後意義。」



圖 5 解說員也可運用真人扮演的歷史展演解說
(Source: NPS)

「現在請妳再分享一個以自然資源為解說對象例子，好嗎？」

解說員又說：「同樣的道理也應該可以運用於解說動物和壯觀的岩層，這類資源都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也都極為具體。但如果解說員的解說內容不挖深一點，只告訴觀眾其分類學上的資訊，那就幾乎沒有溝通到任何資源意義與價值了。」

(七)全然不同地觀點

接下來，Nedlit 點點頭，清了清喉嚨，說：「假想我將對遊客解說時，手上握有這把步槍。我會這樣開頭：」

這是一把 1841 年 Harpers Ferry 兵工廠產的撞針式步槍(譯者注：讀者可參見圖 6)。在 1840 年代，這把步槍代表著現代化的精髓。

這麼做全然是技術的考量。怎麼說呢？這個武器完全是由機器所製造，而且每個部分都是可替換的零組件。從槍口裝填子彈，又是把步槍。這意味著在槍管裡面，刻有螺旋形的凹槽，在瞬間擊發子彈時，以螺旋狀的方式送出一正好比丟得很精準的美式足球，這設計讓這個武器十分的精準。

這步槍以擊發系統來發射，這意味著已經脫離了傳統的打火石與打火用的鋼片，而且不會產生火花的武器，因為這步槍具有前置的防走火裝置。這把步槍的擊槌像一個小的擊發帽，就像我們的林肯總統頭上戴的大禮帽。當之擊發時，在黃銅帽上一連串的火藥著火，使得子彈射出。



圖 6 1841 年 Harpers Ferry 兵工廠產的撞針式步槍，代表著傳統與進步之間的衝突 (Source: NPS)

我喜歡想著那些步槍製作工匠的手的模樣，因為這個武器代表了當代人們生活的方法。有的時候，我更會想像著某個步槍工匠家中的客廳...我想像著這大家庭中住了工匠一大口子和工匠的爸爸。我很好奇地想聽聽父子之間的對話。依我看來，這父親大概會說：「兒子啊～你還是失去了 1776 年我們當時爭取、打拼的自由的真義！我一輩子是個步槍師傅，中間花了 8 年當學徒，才獲得以手工打造整把步槍的

知識與技巧。這些工具、傢伙全是我的，要是我不喜歡兵工廠對待師傅的態度，我馬上可以到任何地方開一家槍舖子。我因而也擁有自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我以此為榮。

但是啊，兒子，即使你再怎麼夢想，也沒法子擁有那些製造步槍的機器。如果那一天兵工廠老闆決定不再用你的話，你將會失去一切！你變成機器的奴隸，不再是自由之身。」

兒子回答說：「但是老爸，我賺的錢比您賺的多得多喔！您看，現在我的家裡可以鋪地毯、我有能力供我的子女去上學，我們家有藏書，我還可以有閒錢買報紙。但當年您只能給我們溫飽。老爸，您錯了！我實在也如您一樣，瞭解關於 1776 年爭獨立的意義，我和其他人所有有條件擁有自由的人一樣自由。」

也許，這對父子永遠不會瞭解對方，但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問題，我們細想這把步槍，是由冰冷的金屬跟死掉的木材所做成的。但同時我們也可能很好奇，這製造步槍的工匠是哪些人？也問問我們自己：『自由的真義是什麼？』」。

Nedlit 舉起手來，但是解說員仍然維持著沈默。這時，Nedlit 在他的活頁簿畫些東西。隔了一段時間把它傳過去讓解說員看看。

解說員研究了幾分鐘後說，「我需要一點解釋。」

「妳應該已經發現我畫出 X 和 Y 軸。」

這個解說員臉部扭曲地說：「我痛恨數學！」

「請妳忍耐一下。」Nedlit 低聲輕笑地說：「我用圖來表示(圖 7)，剛才所示範的解說中，這些連結資源意義的機會。所謂「連結的資源意義的機會」就是成熟地發展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的連接，並運用解說方法——如藉由故事、呈現證據、說明例證——或是其他的解說技巧傳達出來。」

這把 1841 年 Harpers Ferry 兵工廠產的撞針式步槍，
代表著傳統與進步之間的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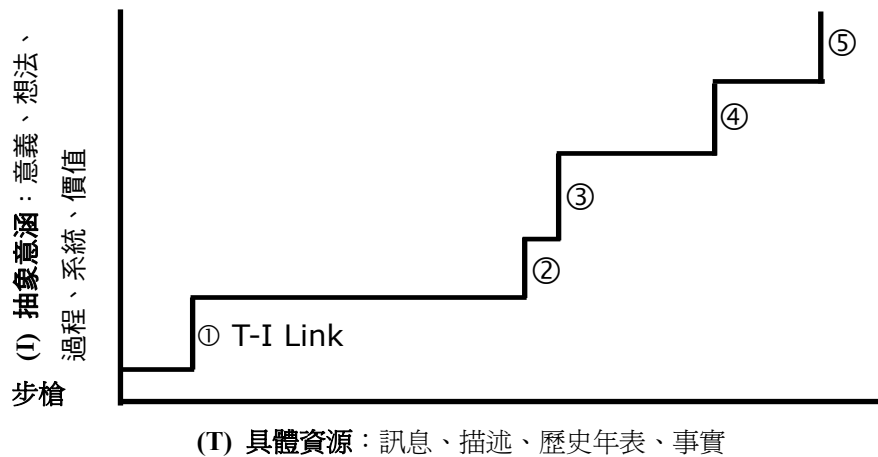


圖 7 發展具體—抽象連接，且具主旨的解說方案效果示意

「我把橫軸解釋成『時間』，也就是一段得以呈現我的解說方案的時間。而步槍就是我想解說的具體資源。」

「你也提到了老爸爸、兒子及他們的房子呀。」解說員反對。

「沒錯！當一個解說員，我希望我的聽眾能關切工業革命，這個事件，以及那些經歷過工業革命的人們。老爸爸和兒子是讓我來陳述這部份故事的媒介，我也希望我的聽眾，能深深地關切超乎這步槍的外在形體—我多麼希望遊客能看見步槍，就聯想起與這步槍同時代武器的象徵意義。我還希望我的聽眾能記得這把步槍產自 Harpers Ferry 小鎮—這實際的地方保存了步槍的故事。」

我剛才所說的工業革命、武器、師傅、歷史小鎮等，都是具體的資源—但那關鍵的，得以讓我解說其豐富內涵層面的圖像、大門，乃是這把步槍。靠著這個特別的開始，以及故事架構，使得解說得以順利的進行」。

「但是我倆在談話的現場，這裡一把步槍都沒有，您怎可以說步槍是具體的資

源呢？」

「因為這是個人們很容易辨認的東西，我倆都知道我在說什麼東西。剛剛的圖說明了步槍具體的層面，好比一些武器新知等，同時也說明了步槍的抽象意涵。垂直線描繪出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的連接，我同時也藉著解說方法傳達、解釋、豐富這些連接。水平線描繪出相關的資源訊息。因為同時有了這些連接和資源訊息，提供了聽眾對步槍產生了獨特連結的機會。」

「我解說時，通常從一些基本的訊息開始，這第一條水平線代表了這些訊息。這步槍解說的第一個連接，在我開始這個論述：『在 1840 年代，把步槍代表著現代化的精髓。』妳注意到了嗎？數字 1 就在垂直的第一條線旁。然後我運用解說方法，發展這 1 號連接—I「提供證據」地，呈現這武器如何代表了現代化的技術精進的歷程，也就是①號連接右側的水平線。接著我將武器和製作它的人做一個連接，就是②。我提供了一點資訊關於製造者的生活環境描述。爾後，我把具體的武器和抽象的工藝精神，以及自由的定義連接在一起，就是編號③。再來，我把工匠父親的特質當作解說表現的工具。他傳達了關於步槍製作的技術資訊與跟自由的期望。接下來，我連接了抽象的豐富人生，以及對槍枝製作者而言，另一個自由的定義，在連接④。在其中，這個工匠兒子成為解說的媒介，好來呈現工業革命的訊息，以及工業革命時，隨之發展改變對自由的不同態度。最後，連接⑤是我藉由發問聽眾問題來連接武器與自由的意涵。」

「這個圖解提供解說員，一個能組織解說方案的工具，並且透過這個機會，去思考他們想要提供遊客哪些與資源意義連結的機會。這個圖解也很重要地呈現，解說方案其實逐漸地發展某個概念或想法。我希望解說中所呈現的每一個連接，皆能激發遊客。我也希望這些提供的資訊，能幫助他們瞭解前所未能瞭解體會的新的資源意涵。此外，我更精心安排這些連接的順序及內容，使之能呈現關於步槍更宏觀的觀點。如果我能精心地、成功地設計這些具體資源與抽象意涵的連接，那麼，遊客就會以全然不同地觀點來看待這把步槍。」

「您所指的『全然不同地觀點』是什麼意思呢？」

(八)解說主旨

「一個成功解說方案，連貫又流暢地發展關於此資源的某個概念或想法。解說絕非僅僅提供一堆看似相關的訊息，甚或聊些無所關聯的意義。解說是很有表達力的一解說抒發某種想法或概念。就一系列事實或者按年代順序排列的故事，無法提供足夠的關聯性，使人對該場域獲得足夠、豐富的連結——而有力、動人的想法則很有機會。所有解說方案的任何一部份，都必須互相效力，環環相扣地發展一些可以讓遊客產生獨特的，與資源意涵的個人連結。」

「你所說的，就是解說主旨，這主旨正寫在你所繪示意圖的上方。」

「沒錯！」Nedlit 同意。「解說主旨連接具體的資源與抽象的意涵，又表達某種想法。主旨用來連貫地發展解說方案的中心思想。我的主旨是『**這把 1841 年 Harpers Ferry 兵工廠產的撞針式步槍，代表著傳統與進步之間的衝突**』。我運用這主旨來決定我所將設計的連接，及其和支援的相關資源訊息，並組織整個解說方案。雖說如此，但不意味著，觀眾就會或就得與解說員所設計的解說主旨連結。」

這解說員看起來很困惑。

Nedlit 加把勁地說：「讓我從圖上來告訴妳，這解說連結的示意圖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瞭解。解說員心中有張方案發展圖，來幫助自己計畫解說的內容與方向，同時，遊客心中也有張假想圖，記錄參與解說時，個人對資源意涵的連結歷程。也許對部分解說員來說，很難接受遊客心中的解說連結圖，結果和解說員的連結計畫圖不一樣。」

「您說得太快了，我沒跟上。」

「我的示意圖呈現：身為一個解說員，於某個解說方案中，解說員所設計的連接和與資源意涵連結的機會。但是，記得嗎？我們曾討論到：應視遊客為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權的君王。觀眾鮮少全然接受解說員提供的每個解說機會。好比：我相信很多遊客大概會將他們的圖，畫成這樣。」Nedlit 又再一次開始畫圖(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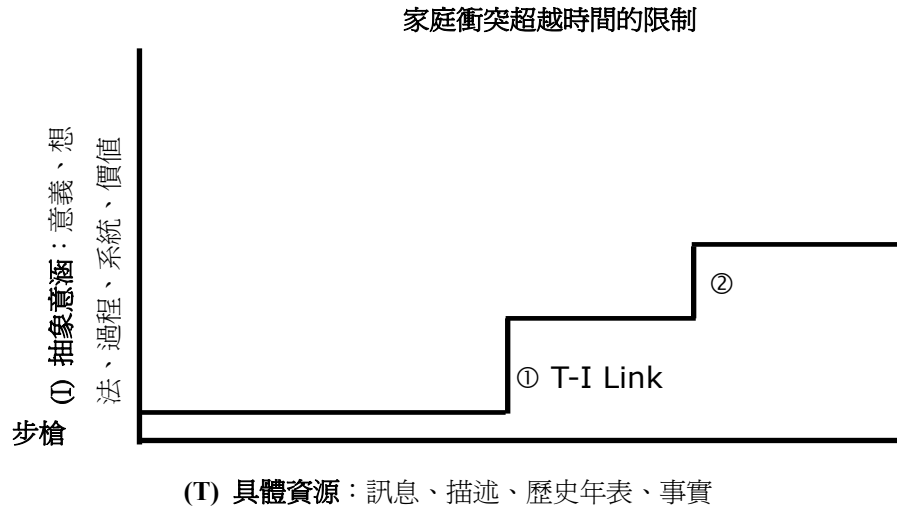


圖 8 遊客個人的連結歷程示意

「如果能畫出這張圖的遊客，很可能對解說中所提及的軍事技術部分，感到非常無聊。解說員當時所設計的最後一個連接也不管用——好像解說員屈尊地要討好觀眾。我所設計的主旨，未能清晰地對這位遊客呈現，這個人也沒接受我所有的設計的連接和訊息。但是，這位遊客的確與這對父子產生個人的連結。假若訪談這人，遊客有可能說這解說方案的想法乃是『家庭衝突超越時間的限制』，這人的主旨與我的主旨非常不同。」

「你說這樣也可以嗎？」解說員問。

「可以。解說是門藝術，當你看一幅畫時，你有個人與此作品的關係。你可能找到作品對其個人意義，或者你也找不到。有可能你對作品的理解，與藝術家的創作的目的有部份相同，但應該不會完全雷同。如果作品真的無比地傑出，你看到的個人意涵也許是藝術家從未察覺的。」

「優秀的解說員嘗試著說出自認為很重要的東西——但最終的成功乃是，當遊客能連結解說內容至其自身的經驗。」

「哦！所以你說聽眾不必懂我所設計的解說主旨。嘿！我很高興終於大可不用解說主旨了」。

Nedlit 帶著目空一切的微笑回答。「傻孩子，解說當然需要一個主旨！但妳也得知道，遊客要在解說結束時，不需還把將解說主旨烙在心版上才能離開」。他近乎聲嘶力竭地說：「看，主旨好比一種極好用的工具，正如組織結構，文法、肢體語言一般，都是工具。所有的藝術家都有工具，畫家勤學色彩及構圖，好將曠世傑作畫在油布上。小提琴家苦練音階，好演奏曼妙的音樂。」

「不用任何解說工具的解說員成不了什麼氣候，這些具體資源／抽象意涵的連接及可解釋這些連接的資源訊息，都是解說員用來表現與激發遊客的媒介，但妳得好好的運用這些工具來傳達，再好的解說方案，都將因解說員蹩腳的呈現而面目全非。」

(九)普世概念是跨越文化的最大公約數

Nedlit 還沒有講完，「這連接具體資源至其抽象意涵中，還有更多道理。妳想想所有的意涵都具有撼動人心的力量嗎？」

「不是。既然遊客為有獨立思想、行動、及主權的君王，對不同的人來說，有些連接給遊客的接受度較高。」

「在我剛才示範的解說方案中，那些對妳而言最有意義？」

「自由—因我想到父子之間的對立衝突。」

Nedlit 往後一靠，「自由與家庭兩者有何共同性？」

解說員說：「幾乎每個人都能夠與自由和家庭的概念連結。」

「完全正確，你可以將這所有抽象的意涵一大組概念，歸類成『普世概念』。」普世概念幾乎與每一個人都有關。

「但不是每一個人對家庭或自由的意涵，都有相同的想法。」

「沒必要，因為雖然大眾在特定議題的普世概念中，保有相異其趣的觀點與看法，而這些普世概念本身幾乎與每一個人有關聯。」

「對對對—我最好的解說方案中—每一次解說都見效的，都包含了跟美、種

族、改變、家庭、精神相關的普世概念。」

「多說一些給我聽。」

「權力、痛苦，嗯...或是自然本身，還有神、生存、愛、性、仇恨、犧牲，也許是勇氣和懦弱，我可以一直列舉下去。哇！真像是神話學。」

這回 Nedlit 插話說道，「或者是聖經、可蘭經、莎士比亞、甚至是肥皂劇。我們現在所談的有關全宇宙的疑問、影響力與類型，有些人稱之為原型。自從人類歷史之初，普世概念是人類編撰故事以及嘗試理解故事的素材。普世概念是與多數人有關、讓少數人也同意、而大部分的人都關心的抽象意義內涵。」

「各種文化與族群都認同這些題材有可能嗎？」

「『普世』可能實在是太廣泛的字眼了，但我想不出另一個詞。我肯定有些普世概念比其他的，對某一群人而言更具意義。」

「重要的是，解說員能理解到：有些普世概念對大多數人的相關性更大，而且有些普世概念的解說效果更好。我們可就到底某一個概念是否足夠普世，但討論到最後，解說員必須自己決定，某些概念到底是不是普世概念，而如何用在解說當中。」

「我認為『歷史』的概念就是一個到底夠不夠普世的例子，各派討論實在太多了。」

「想想看！自從人類開始思考自然中哪些事物值得被保育開始，作家、演說家、解說員便開始將植物、動物、化石和地貌連結到抽象的程序、生態系、概念、價值觀以及普世概念。每個好的自然史的解說之核心，普世概念如：美、時間、和諧、力量、複雜度、生存、性、改變...等等都無比地撼動人心。另外像家庭這個普世概念，在不同的文化及歷史內涵中有不同的意義，雖然不同，但這家庭的概念能讓人們彼此溝通瞭解，並探討其中的相異之處。」

(十)撼動人心的力量

Nedlit 在紙張上寫了些東西，然後遞給解說員。

具體資源 (Tangibles)	抽象意涵 (Intangibles)	普世概念 (Universal Concepts)
建築	自然	自由
人工製品	文化	家庭
植物	襲產	種族
樹木	事件	權力
生態系	系統	神
荒野	荒野	仇恨
物體	程序	犧牲
資訊	概念	美
	價值觀	改變
	知識	生存

他說，「你可以運用這張表格的列表方式來發展任一個解說方案。首先，你得明確地列出你期望解說的資源的各個層面。此時所寫下的文字可能很抽象，但是如果從你的園區資源中，選擇某一個具體事物，接著開始絞盡腦汁，將全部可能連接至具體資源的抽象意涵寫下來...」

「就像我們剛所練習的啤酒瓶的例子。」

「對——這時，解說員應該有一張非常長的列表，並將其中某些概念，還會是普世概念。這時妳的解說方案還未成形，妳得決定這解說究竟是要那個方向。」

「我還需要一個主旨，讓我可以聚焦發展一個概念。」

「妳已經懂了。但是在發展解說方案時，我還有一些新的事情要告訴你。」Nedlit 提醒著說。「我之前說主旨可以連結具體事物與抽象意涵。而最能夠撼動人心的主旨，是可以連接具體資源到普世概念上。這類的主旨，將能幫助你選擇其它可以支持概念的連接。不是所有的連接都必須結合到普世概念上——但是它們都該協助這個解說方案，以達成主要概念連接到普世概念。」

「在發展解說方案的最後，解說員將解決究竟那些訊息該包含於解說中、還有該用那些解說技巧等。」

「就像一個藝術家，你試著提供解說機會，讓遊客於情感與理智上，與資源的

意涵產生自己的獨特連結。」

「對...」解說員回答完接著保持沉默。最後開口說，「這整個歷程好像很龐大、很恐怖。」

「妳說這個地方很重要的。」

「我還是不能證明爲什麼。」

「解說員也許無法對每一個人證明這個地方的重要性，解說員可能只能創造許許多多的機會，好讓人們領悟此地對每個人的價值。」

「解說員是藝術家也是老師，必須也能讓他人發覺資產的意義。解說藝術深具表達力—但同時解說亦得溝通。當妳同時是位藝術家也是位老師時，但卻非演藝人員或是演說家，當妳傳達資源的意義與遊客關心的事物給遊客時，解說員已經在潛移默化地促使人們關懷資源。妳握有影響力以及撼動人心的力量。妳不會改變全部遊客的態度—但是解說員的影響力實在已經超乎妳的想像了。」

對話再度陷入沉默中。最後 Nedlit 開口說，「事實上，我們不是在談論新概念，我們只是以不同的看法整理這些概念。每一個人都與人生的意義奮戰，而每一個人也渴望與他人某種程度的溝通表達。這個具體資源／抽象意涵的方法，就是妳剛才所詮釋的解說—這方法不一定對每一個人都有用。對於其他認爲這方法不適用的解說員來說，也許還有其他的方法更有力、而更有效地描述究竟解說是什麼，解說該怎麼做—方法將揭示給用心的人。」

Nedlit 與這位解說員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一個她已經認識多年的地方。在那裡，她與同事討論過上百種不同的解說方案，也爲上千名遊客解說過。此時，木頭長椅上的釘子頭似乎正奮力地凸出椅子表面，解說員用拇指壓回去。突然她抬起頭正面看著 Nedlit 的眼睛。

「您什麼時候再回來？」她問。

Nedlit 微笑著，「傻孩子...下次妳需要我的時候。」

三、結語

襲產解說雖然於應用層面廣受注目且極爲普及，但解說專業的建立與整個領域

的專業化，卻是備極艱辛。在學術版圖上，對一個已具有百年發展歷程的領域而言（博物學家 Enos Mills 於 1906 年開始於落磯山脈步道帶領遊客，始創「解說員」一詞），其基礎理論異常薄弱。也許因為解說之父 Freeman Tilden 非學界人士，所著作之《解說我們的襲產》亦未能以實證方法建立或推衍出厚實的理論架構，因而解說長期以來需「借用」教育、傳播及心理學領域理論，來瞭解解說促成哪些學習目標、來剖析環境傳播如何介入態度與行為的轉變、或探討遊客於心理層面上如何接受或轉化這些解說內容等研究課題。環境解說在本質上，是一個複雜的、非線性、非單一方向的動態平衡過程。以解說的「金三角」為例，包含了資源、遊客及經營管理單位的密切關係。好比資源本身無法「發聲」，使得解說(interpretation) 與詮釋(hermeneutics) 在哲學層面成為一體之兩面。事實上，詮釋學即源自解讀基督教聖經所發展的訓詁學(Biblical hermeneutics) 的方法論，為要解讀神所啟示的經典，當讀者對內容或字面意義產生問題，而原聖經作者已離世而無法回答的難解課題。又好比遊客於非受制環境遊憩，具有選擇參與、甚至於解說活動進行時中途離席之自由，再加上不同遊客其文化背景的差異與需求，均大大提高解說發展設計時的難度。同時，經營管理單位究竟應扮演何種角色與遊客溝通呢？是教化、宣導、教育、抑或為娛樂呢？甚至當此「經營管理單位」不明確或不存在時，如前文所討論之三類資源：包括惠來遺址、古道與北極，誰有「權」為其顯著的資源解說呢？誰又能確認所解說的內容，即為完全無誤的真理或真相呢？這些例子均說明了解說在本質上的複雜與特殊，也更突顯在解說研究設計與方法論上，嘗試以實證研究歸納演繹獲得通則、模式、甚或統計預測的難度。

此篇的對話內容具體呈現解說重視激發、啟示與喚起參與者對資源關懷之心的本質，與傳統學術重實證研究、分析證據的精神在某些層面上衝突，但期盼藉由 Larsen 所提供的方法論、解說目的之釐清、及解說元素等重要檢核，為解說理論扎根，並提供解說專業與相關領域對話之平台，及未來學者可關注的研究領域，並藉由未來更精彩可期的解說研究設計，協助我們更加瞭解我們所處之環境及社會的意義與珍貴。

致謝

感謝原作者 David Larsen 的鼓勵，並慷慨惠允爲其原著“An Interpretive Dialogue”譯注與導讀。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07 級研究生於「環境溝通與解說」課程時的理性思辯，促成導讀部分討論切入的原始想法。主編及兩位匿名論文審查委員辛苦地閱讀文章，給予寶貴意見，才使得本文品質提升，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營建署 (1996) *國家公園解說手冊—解說經驗與心得*。台北：內政部營建署。
- 周儒、蔡慧敏、王喜青 (2006) 探索國家公園解說員環境教育與環境解說專業成長需求與課程架構。 *國家公園學報*, 16(2): 61-83。
- 許世璋 (2006) 山水雲天間的教育者與學習者：譯者序。 *解說我們的襲產*: iii-vii。台北：五南書局。
- 許世璋、高思明譯 (2006) *解說我們的襲產*。台北：五南書局。(原著：Tilden, F.[1957]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游登良 (1994) *國家公園：全人類的自然襲產*。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 陳玉峰 (2007) *物種生態誌* (一)。台北：前衛出版。
- 陳秉亨 (2006) 搶救惠來遺址行動週年紀事。 *生態臺灣*, 13: 70-76。
- 楊南郡 (2003) 台灣歷史步道（古道）與歷史文化—兼論保存方法。 *2003 國家步道系統建置發展研討會*: 5-1~5-10。
- 蔡慧敏、周儒、郭瓊瑩 (2000) *國家公園資訊及教育訓練中心—資訊及環境教育實施計畫與整體經營管理*。台北：內政部營建署。
-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 179-211.
- Barrie, E. R. (2001) *Meaningful Interpretive Experiences from the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 Blacoe, J. (2003, Summer) Standards for interpretation provide improved visitor experience. Arrowhead. *The Newsletter of the Employees &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 Cable, T. T., Knudson, D. M., & Theobald, W. F. (1986)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o evaluation of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11(1): 11-26.
- Caputo, P. (2006) Profile: Gerard Baker. *Legacy*, 17(6): 10-13.
- Chandler, L. A., Mates, V., & Coble, T. G. (2006) Research to understand visitor meanings and connections. In *2006 Interpretive Sourcebook,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Interpreters Workshop*. Albuquerque, New Mexico, November 7-11, 2006, (pp. 63-65). Fort Collins, CO: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pretation.
- Chen, W. J. (2003) *The Craft and Concepts of Interpretation: A Look at How National Park Service Interpreters Reveal and Facilitate Opportunities for Connections*. Electronic doctoral dissertatio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rgantown.
- Cialdini, R. B. (1996) Activation and aligning two kinds of norms in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s.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1(1): 3-10.
- Coble, T. G. (2007) Compelling evidence, competent workforce: Research & training for effective NPS Programs. In *Learning Together: Proceedings, Evaluation, and Applying Lessons Learned*. National Park Service, Interpretation and Education Evaluation Summit, Denver, Colorado, October 25-26, 2006, (pp. A22-A2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ark Service.
- Coble, T. G., Stephens Williams, P., Hart, J., Lutz-Ryan, L., & DeJong, N. (2005) *Visitor Voices: Assessing Interpretive Outcomes at National Parks*. Presentation at the National Interpreters Workshop, November 9-12, 2005, Mobile, Alabama.
- Coble, T.G., Stephens Williams, P., Lin, H. S., Hart, J. L., Coble, D. W., & Sikoryak, K. (2006) *Visitor Voices 2: More Parks, More Analysis of Interpretive Outcomes in the Intermountain Region of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Presentation at the National Interpreters Workshop. November 7-11, 2006, Albuquerque, New Mexico.

- Downs, R. M., & Stea, D. (1973) Cognitive mapping and spatial behavior: Process and product. In R. M. Downs and D. Stea (Eds.) *Image and environment*: 8-26. Chicago: Aldine.
- Dahlen, D. (2003) Filling the gap. Part I. In D. L. Larsen (Ed.).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 How to connect hearts and minds to places, objects, and other resource*:170-172. Fort Washington, PA: Eastern National.
- D'Alessandro, R. (2007) 2007 Challenges for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Global visions, local connections. *全國公園綠地會議-國際經驗會議手冊*: 3-11。內政部營建署。
- Dewey, J. (1959) School and society. In M. Dworkin (Ed.) *Dewey on education*: 76-78.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disso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bein, M., & Ajzen, I. (1975) *Belief, A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Fishbein, M., & Ajzen, I. (1980)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ur*. London: Prentice Hall.
- Goldman, T. L., Chen, W. J., & Larsen, D. L. (2001) Clicking the icon: Exploring the meanings visitors attach to three National Capital Memorials.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6(1): 3-30.
- Ham, S. H. (1992)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 practical Guide for People with Big Ideas and Small Budgets*. Golden, CO: North American Press.
- Ham, S., & Krumpe, E. E. (1996) Identifying audiences and messages for no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ers.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1(1): 11-23.
- Ham, S., & Weiler, B. (1999) Training ecotour guid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learned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guid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entral America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Cleaner Technology*

-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Guatemala City, Guatemala, September 1-3.
- Hammit, W. E. (1981)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ilden's interpretive principles.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6(1), 9-12.
- IUCN (1985) United Nation List of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Gland, Switzerland: IUCN.
- Kaplan, S. (1973) Cognitive maps in perception and thought. In R. M. Downs and D. Stea (Eds.) *Image and environment*:63-78. Chicago: Aldine.
- Kaplan, S. (1976) Adoption,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In G. T. Moore and R. G. College (Eds.) *Environmental Knowing: Theories, Rresearch and Methods*:32-45. Stroudsburd, PA: Dowden, Hutchinson and Ross.
- Kohen, R., & Sikoryak, K. (2005a) *Interp Guide: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Connecting People to Heritag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ark Service.
- Kohen, R., & Sikoryak, K. (2005b) *CIP guide: A guide to Comprehensive Interpretive Planning*.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ark Service.
- Lacome, B. (2005)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22, 2005.
- Larsen, D. L. (1996) *An Interpretive Dialogue*. The Interpretive Development Program Training Material. National Park Servic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nps.gov/idp/interp/101/dialogue.pdf> (December 10, 2003)
- Larsen, D. K. (2002) Be relevant or become a relic: Meeting the public where they are.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7(1): 17-23.
- Larsen, D. L. (2003) (Ed.)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 How to Connect Hearts and Minds to Places, Objects, and Other Resources*. Fort Washington, PA: Eastern National.
- Leslie, C. W., Tallmadge, J., & Wessels, T. (1999) *In to the Field: A Guide to Locally Focused Teaching*. Great Barrington, MA: Orion Society.
- Miller, G. A. (1956) The magic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81-97.

- Morgan, J. M. (1996)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during interpretation: Implications for “hands on” programming. *Legacy*, 7(4):24-27.
-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03) The interpretive analysis model. *2003 Certifier Workshop Training Material*:1-10. Harpers Ferry, WV: The Interpretive Development Program, National Park Service.
-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04). IDP reports and statistics. *Interpretive Development Program*.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nps.gov/idp/interp/Reports/reports.htm> (August 1, 2004)
- Negal, N. (1996) *Teaching Through Real-World Problem-Solving: The Power of Integrative Teaching*. New York: Corwin.
- Petty, R. E., & Cacioppo, J. T. (1986)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Attitude Chang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Roney (n.d.) *Interpretive Slide Programs Lesson Pl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Yosemite National Park.
- Smith, G. A. (2002) Place-based education: Learning to be where we are. *Phi Delta Kappan*, 83(8): 584-594.
- Tilden, F. (1957)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USGS (2007) *USGS Science Inform U.S. Fish & Wildlife Service Decision Making on Polar Bears: Executive Summar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 Wade, K. (2002) *Making Connections: The Remarks of Karen Wade*. General Conference. November, 2002. National Park Service: Intermountain Region.

作者簡介：

陳維立 明道大學景觀系/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助理教授

通訊處：(523)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明道大學景觀系/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

電話：(04) 8876660 轉 8815

電子郵件信箱：wjasminechen@mdu.edu.tw

羅惠方、王逸欣、蘇怡婷、蘇建霖 高雄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

通訊處：(824)高雄縣燕巢鄉深中路 62 號

電話：(07) 7172930 轉 7031

電子郵件信箱：

羅惠方 snaillo6643@gmail.com；王逸欣 kikoangra0930@yahoo.com.tw；

蘇怡婷 sweeting626@yahoo.com.tw；蘇建霖 b8954023@alumni.nsysu.edu.tw

Chen, W. Jasmin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 Design, MingDao University

369 Wen-Hua Rd., Pitou, Changhua 52342, Taiwan

TEL: 886-048876660 ext. 8815

E-mail: wjasminechen@mdu.edu.tw

Lo, Hui-Fang; Wang, Yi-Shin; Su, Yi-Ting; Su, Chien-Lin

M.S.,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EL: 886-077172930 ext. 7031

E-mail: snaillo6643@gmail.com; kikoangra0930@yahoo.com.tw；

sweeting626@yahoo.com.tw; b8954023@alumni.nsysu.edu.tw

“An Interpretive Dialogue:” The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ource Communication

Chen, W. Jasmine^{1*}, Lo, Hui-Fang², Wang, Yi-Shin², Su, Yi-Ting², Su, Chien-Lin²

1.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 Design, MingDao University

2.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ofession of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strives not for instruction, but provocation. Traditionally, interpretive research gain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rom three disciplines: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present “An Interpretive Dialogue,” a writing that has gained recognition since 1996, as an insight to the greater heritage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The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the “Dialogue” highlights three arguments: (1) visitor has sovereignty to decide the value of resources, (2) program development needs to employ methodologies, and (3) a thematic interpretation may provoke care for heritage resources and resource preservation. The researchers also suggest that the methodology presented in the “Dialogue” may have significance for program developmen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may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for the pursuit of professionalism.

Keyword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ource meanings,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park, preservation